

人生

第六卷 第一期

目錄

辭獻	專論	建議	講說	散文	隨筆	文藝	新詩	詩	長篇連載	東初法師出關記	佛教要聞	編者的話							
四十三元旦獻辭	開拓佛教文化爲興教之根本	人生應走的新途徑	佛陀是全知全能	我的人生觀	編印藏經的再建議	信解行證淺說	談知足與恐懼	叢林生活話趣	雲水樓拾語	來生	含笑山房隨筆	自殺者的悲歌	無題	白茶花	無常	釋迦牟尼佛傳	星雲	記者	編者
南亭	東初	閑雲	心悟	慈氏	念生	蔡孝媛	煮雲	廣慈	群言	觀心	胡國偉	上官慧劍	若水	心然	震亞	摩迦	星雲	記者	編者



東初法師出關照相紀念

↑東初法師出關時來賓簽名紀念
←東初法師靜坐時

→東初法師閱藏中
↑東法師出關後和部份來賓合影

編者 的話

[illegible]

四十二年元旦獻辭

南亭

現實社會的需要

溫現實的精神需藉！

真實實的物資救濟！

誠懇懇的精誠團結

我會和人研究過一個小問題：這問題就是桃子的成熟以後，外表上往往是完整的，一經切開，就發覺到裏面早已被蟲蛀壞了。再檢視外表，一個小孔也沒有，咦！奇怪！這蟲從那兒來的呢？因此就有有人推想到，在桃花剛開的時候，他的香味招惹來許多蝴蝶或蜜蜂，蝴蝶或蜜蜂採這桃花的蕊粉，成就把那蟲的種子下在裏面。他跟住桃實的孕育，成長；桃熟了，他也大了，桃肉正好是他的食糧，他在裏面也正好大啖而特啖，於是人們要想喫一隻完整的桃子，就難上加難了！

因素。佛教不幸！好像桃子似的，先天就帶來了分裂的迦留陀夷，三文達多，摩醯沙達多，馬師，滿信，一大家便報恩經上也有六群比丘尼的記載，這許多尊者，當佛在世的時候，就結黨營私，多做不合律儀的勾當。再加上一個提婆達多，他雖是阿難尊者的親兄，釋迦世尊的從弟，他總應該和世尊站在一條戰線上吧！但事實上並不盡然，他懷着風頭主義，專和世尊搗亂。什麼大石頭壓佛而打壞了佛的足指啦，放醉象出來要想踏死我們的佛啦，以及另立規條，別處安居啦，唉！花樣真多得很。像這樣的情形，佛在世的時候，所謂一味和合者，也就成爲疑問了。可是別的地方曾說過：這些尊者們也不合法的舉動，是要促成世尊制戒的；而提婆達多却是世尊多生多劫來的善和識的；遊行菩薩——不錯，律藏裏面的制戒因緣，的確是因比丘中有所毀犯，然後才召集大眾，對犯戒者加以呵斥，叫他當衆發露，再制定戒條的。法華經上提婆達多品，世尊也曾表示過提婆達多是他的過去世中作國王時，授給他一乘大法的導師。照這樣的說

法，世尊在世的僧團，畢竟是和合一味的。但六和僧衆的六和合，——六和合：身和同住，口和無諍，意和同悅，戒和同遵，見和同解，利和同均。也許是世尊預先知道他老人家一經入滅以後，那一老和合的僧團，畢竟難以持久而制定的吧？

他老人家一入滅以後，馬上就分裂成上座，大眾的兩部，而且上座部都是老年，大眾部又都是青年。在四五百年當中分裂成十八部，連根本兩部共成二十部之多。這二十部中，在所奉的聖典上，有宗經宗論的不同；在所奉持的戒律上，也有變無變部的四分律，薩婆多部的十誦律等五部各異，在理論上更有空有的分派。假如我們要尋覓這分裂的原因，那很簡單，就是對於世尊的教義上起了不同的認識，有了不同的認識，就是違反了六種和合中的見和同解，同時也喪失了戒和同遵。因見解的不同，戒條的各別，在勢力上不免發生了摩廢和覺廢的作用，因而使團結的力量崩潰，精神也隨之而潰散。佛教的存在，怎得不如空空的煙囪，由濃而化爲烏有呢？久伏思動的婆羅門教徒，又焉得不乘虛而入，取而代之呢？雖有馬鳴，龍樹，無著，天親，奮臂而起，用大乘的思想來補救，但一部份的人也許對小乘起了厭惡的反感，很快的投向婆羅門教的懷抱；一部份人受了小乘教空寂的活潑，志在急求解脫的涅槃，於舍已芸人，如生龍活虎的大乘思想，無法接受，能接受大乘思想而使佛教在印度延長了幾百年的生命的人，那也不過是少數中的少數罷了。傍佛者說：印度因有佛教而亡國，那是風馬牛不相及的胡扯，佛教徒因見解的不同，使得精神渙散而亡了自己的佛教，到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佛教傳來中國二千多年了，中間雖有嘉祥禪淨的派別，在外表上總算和合無間，還不能不歸功於各宗祖師偉大的風度。但時至今日，大陸上的佛教，凋殘零落到什麼程度，誰也不能知到底細的。在臺灣本外省籍而能知到一點教義的人，已經是非常少得可憐，應該是風雨同舟，期其共濟吧！可是，

現在很顯然的彼此間在見解上起了分裂，誰對誰不對，留待識者去審時度勢，加以正確的判別。在我們自己，總應該獨處成一見」，以正這破沙盆共同維持下去。現在的佛教，外而見逼於強鄰，內而不見重於政府，可算是命如懸絲。幸而時代的智識，三年來，在家信衆的增加，日漸明躍，我們如果見解分歧，甚至執一非餘，使信衆們喪其所守，歧路傍徨。予他人以可乘之機，如果他們感覺到佛教的理論紛紜，見解複雜，還不如基督教一本聖經，來得簡單乾乾淨，那就是佛教嗚呼哀哉，伏維尙鑒的末日！到那時大乘也好，小乘也好，原始的，後起的，空的，有的，日本的，中國的，科學的，哲學的，總都好，可是祇可以留待我自己的淘弊，向外發展，却無所施其技了。看經留夜月，補納窮春雲的一付對聯，正是那時候和尚老爺的寫照，教胞們！教胞們！除開認為毀謗三寶有罪為不正確的因果，也就不是不信因果，不恤人言，準備清算三藏的新佛而外的出家教胞們！我們說懇懇的來請教結語!!!

中國人的傳統思想，拿佛教的話來說：是大乘的。自從上古舜帝的人滿己溺；人饑己饑，一切爲了人的觀念以來，夏禹王的治水十三年，三過家門而不入。湯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桀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文王渙及枯骨，所以三分天下有其二。武王伐紂，紂王自己燒死了自己，齊宣王說他是獄君？孟子說：聞洙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孔夫子的大同思想，孟夫子的以仁義而利天下。以及墨子的兼愛，非戰，無往而不是活脫脫的菩薩行。此一傳統的觀念，一直到民國初年以來，雖軍閥的內戰，還都以拯救人民爲號召。大乘救世的思想，實爲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所以披一毛而利天下，都不肯做的楊子，傳說的殘賊；高蹈遠引，謾笑孔子，落都不肯指點的長沮，桀溺；罵孔子四體不動，五穀不分的荷蓀丈人，到底都是社會的棄物，我們看有多少文獻上有他們的大名嗎？至若老子的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水善居下。上德不德。那一點不是菩薩行。他雖然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爲不爭。並不是說民衆不要治理，祇是對那些治法認爲不甚高明；而聖人也舉得不够標準，不能無所爲而爲罷了！中國固有的學說，像這一類的思想太多了，我們與其說他是哲學，是政治，毋寧說他是菩薩

了。自從上古黃帝的人禱己禍；人饑己饑，一切爲了人的觀念以來，夏禹王的治水十三年，三過家門而不入。湯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文王澤及枯骨，所以三分天下有其二。武王伐紂，紂王自己燒死了自己，齊宣王說他是桀君？孟子說：聞洙一夫紂矣，未聞桀君也。孔夫子的大同思想，孟夫子的以仁義而利天下。以及墨子的兼愛，非戰，無往而不是活脫脫的菩薩行。此一傳統的觀念，一直到民國初年以來，雖軍閥的內戰，還都以拯救人念爲號召。大乘救世的思想，實爲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所以披一毛而利天下，都不肯做的人，是人類殘賊；高蹈遠引，譏笑孔子，落都不肯指點的人，到底都是社會的棄物，我們看有多少文獻上有他們的大名嗎？至若老子的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水善居下。上德不德。那一點不是菩薩行。他雖然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並不是說民衆不要治理，祇是對那些治法認爲不甚高明；而聖人也聖得不够標準，不能無所爲而爲罷了！中國固有的學說，像這一類的思想太多了，我們與其說他是哲學，是政治，毋寧說他是菩薩

薩行。所不同者，他們純以人類的同情心爲出發點，不知道以菩提心爲因，還有地蔵菩薩本願經，以圓成佛果爲目標罷了。還有，地蔵菩薩本願經，文筆稍差，理論也較遜於諸經，這在某一部分的人的眼睛裏，大概是不值得一看的，然而正因爲不該文的，是善惡因果，忠孝的善行，溫暖的同情之手。我理的全憑事實，却正合着大眾的胃口。大眾所需要的是善惡因果，忠孝的善行，溫暖的同情之手。我的孝悌忠信，他居第一地位；現在的忠孝仁愛，他居第二。而地蔵經上，地蔵菩薩的孝行，可說是驚天地而鬼鬼神。地蔵菩薩，分身無數，深入地獄，濟拔罪苦的衆生，而且直等到地獄盡空，他方才成佛。這正是廣大苦難群衆們，所急需的同情援救。所以地蔵經在廣大佛教徒的圈兒裏佔有極大的地位。因此，印者，讀者，講者，聽者，遍於全國，絡繹不絕。他們從來就沒有在字裏行間去研究那周而八萬餘里，高達一萬里，純鐵所成的鐵圍山，究竟需要幾千萬萬噸的鋼鐵；佈滿鐵圍山的火海，又需要幾千萬萬噸的煤炭。他們祇知道他的內容是善惡因果，偉大的孝行，無窮的悲願，足以影響人心，利益社會，可補教育，政治，法律之所不及。而印者，講者，讀者，聽者，也並不是些全無知識，或者是一等的笨伯。我以地蔵經做個比例，我們知道大乘經的傳來我國，千卷，萬卷，因爲適應了我國各式各樣人的傳統觀念，所以一拍即合。反過來說：一般人所認爲是真的，原始的不管是經是論，幾曾在書市裏見過，除開少數的學者，廣大群衆，壓根兒連那些經論的名詞都不知道。這是兩千年來，經論流通方面的自然趨勢，從來沒有人以主觀心理主宰其間。但我並不是輕視他，祇是內容的不同，現在時荒世亂，薪桂米珠，除開少數天之驕子的幸運兒，大多數的人，都感到生活的困迫。尤其是失業的人們，以及遭遇到天災人禍的苦難同胞，如過去的花蓮地震，大安溪的大水，在都都需要以事實的大火災，最近九龍的大火災，在在都都需要以事實的表現，絕對不是談幾句空洞理論所能給予安慰的；需要的是地蔵菩薩的大悲大願，伸出同情之手，給予他們的物資救濟。這幾年來，在臺的信衆們，差不多都是聽的大乘經論，所表現出來的，有臺灣印經處，以及其餘的人們，所印出來的經論，差不

離有二十萬冊之多。四五種宣傳佛教文化的雜誌，花蓮震災除物資外，捐助臺幣萬餘元。大安溪的水災，冬令的救濟，月月放生會等等，我無法一一舉出，那一件不是集少成多，那一塊錢不是千百業信徒們善義行的表示。教胞們！除開捨日本牙惠而要清算三藏者而外的需要，真正志同道合的教胞們！我們應當適應時勢的需要，來提倡大乘，宏揚大乘，不獨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來侮辱大乘。應該根據大乘經的指示，予難胞們以真實的物資救濟？

大乘經的大乘善義行，既為現代人心的迫切需要；而大乘經的多數，都已把小乘聲聞行的理論包括在內。如諸行無常，諸法無我，諸受是苦，緣起性空在大乘經裏面，隨處都可以看得出的。祇是講求的方法或有不同，所收的效果當然也就兩樣。就效力果上說吧：小乘聲聞行的人，因體會了無常，無我，苦，而急於求寂靜涅槃的快樂。所以聲聞行者要：「若於山間，得夜靜澤中，若在樹下，閒處靜坐，念所受法，勿令忘失。」而大乘善義行的人，知道了無常，無我，苦，而發菩提心，行菩薩道，生生世世教化衆生，同得無往處大般涅槃，方才算行願圓成而達到了目的。如普賢菩薩說：「我於往昔未發無上大菩提心，有諸怖畏：所謂不活畏，惡名畏，遠離，不驚，不恐，不畏，不懼，不怯，不怖，不怖，切衆魔及諸外道，所不能壞。如是思惟，心大欣慰。」善財童子說：「聖者！一切衆生，起諸煩惱，造諸惡業，墮諸惡趣，若身若心恆受楚毒，菩薩見已，心生愛憐。若見衆生，起身語意，三種善業，生天人趣，受身心樂，菩薩爾時生大歡喜！何以故？菩薩不自為苦，求一切智故。」這是聲聞菩薩踐行的兩種人，於對象的認識是一樣，而開始下手實踐時，兩條顯然不同的路線。

現在的時局是：風雲日緊，越走越接近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邊緣，這是誰都無法否認的。即使美國人絞盡了腦汁，使他延長下去，而我們的反攻大陸，拯救億萬的苦難同胞，是無理而避免的。廣大群眾，對於已往的苦難同胞，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業區的空襲，死者，傷者，那種驚心動魄的場面，慘烈到什麼程度，是無法預先估計的；各個人的自身，是不是在這悲壯的劫數當中要犧牲了生命，

也是無法預料，而惴惴不安的情緒，怕任何人在所不免的。在這惴惴不安的情緒之下，我們應當使他知道善惡因果，你如沒有造極大的惡因，你儘可把猶壯起來，槍林彈雨之下，善不都是不幸者。並且今後在行為上，可以勉力修善，增加人們的修養。根基深厚的人，知道發菩提心，發了菩提心以後，就和普賢菩薩一樣，什麼怖畏都沒有了，而且可以菩薩行來，隨得隨分的做一點利人工作。信衆中知識有淺深，根性也不一樣，儘有人不知道發菩提心是怎麼一回事，他祇知道學會了一經一咒，或覺得點念佛生淨土的道理，專念阿彌陀佛聖號，或觀世音菩薩聖號，現前獲得佛菩薩慈悲力的加被，經常在生活環境中，減少煩惱，將來使佛菩薩慈悲普度的接引，得生西方極樂世界，花開見佛，聽佛說法的證悟無生，再回到這苦難的世界來，廣化衆生。這都是現在廣大衆業的普備要求，而且是他們衆生上唯一的寄托。因為適應環境的需要，對於什麼經是原始的，什麼經是後起的，或者什麼是眞假還悟，這是適應迷信科學者的求真觀念，所以應該由少數人去慢慢咀嚼。不過因為偏於求真，而以我們的眼光，硬將佛陀人格化，佛經中有許多爲我們見所不及的，或爲科學所不能解答的，就一概目爲神話爲話。那末，阿含經，設若經裏面都有天帝下降，與佛或弟子們問答的記載；雜阿含經的後頭，也附帶的記載了弟子們的修證情形。這是不是佛陀的神格化？神格化佛陀的說法，弟子們修證的記載，是不是神話爲話？如果都是的話，那這道的眞經也就說不活了。論典淵源於佛經而產生的，經既不死，論於何有？再如撰妄經，起世經等，所記載的世界的組成，世界的崩壞；天道的層次，地獄道的慘狀，刀兵，饑饉，疫癘三災的情況，人壽十歲時，女子五歲而嫁，都爲我們想像力所不能及的。這些的這些，是不是神話？是不是教權意識？是不是佛已言盡天下後世的事？所以以我們的老眼瞠睛寸光佛法，來懷疑佛經，不啻是消滅佛法，斷滅佛種。消滅佛法，斷滅佛種，我想身爲佛弟子的人，誰也不敢承當這個嘉號吧。有人曾作了一個假想的說法：世尊在祇樹園法座上跏趺而坐，魔王波旬，搖身一變化作比丘，向佛作禮而言曰：瞿曇！我等你涅槃以後，我穿你的衣，喫你的飯，不做你的事，破你的戒。世

(下轉第十四頁)

開拓佛教文化為興教之根本

東 初

今日中國之佛教與國家民族，其遭遇正相同。自由中國，自蔣公總統復職以來，在軍事，政治，教育，農工各方面，都有顯著的進步，已樹起光復大陸的楷模。然而，自由中國的佛教，在表面上各地不時有人講經，做法會，做經懺，雖可能感化若干信眾，然距離復興佛教的理想，還遙遠得很。今日佛教處境如何？大陸上千百萬佛教徒是如何渴望我們重返大陸復興佛教？以及如何培養佛教繼起之人才等等，願都未能引起多數同道們所注意。佛教本是智慧宗教，今日佛教文化之衰落，智慧形將枯竭，吾人應積極開發佛教智慧，發揚佛教文化的真義。今日在臺的佛教徒，不論信眾，或出家眾，從二十歲起，乃至未死的老年人，人人都有復興佛教的責任。今後吾人果有一念不忘佛祖的深恩，企圖復興佛教，則全體同道們必需作一番痛切的反省與自覺；放開眼界，捨去個人主義，改變作風，不以一寺一地佛教為着想，應謀整個佛教的發揚。開拓佛教文化，培養佛教繼起的人才，是為復興佛教的根本，以期使佛教於未來中國社會文化及世界文化居於領導的地位！

一、今日吾人要想復興佛教，首先要認清精神的力量是重於物質的力量。佛說一切唯心造，這是精神的根本。從整個佛教史看，即是精神克服一切。從印度九十六種外道的魔難，到中國三武一宗的教難，十足反映出佛教精神正義征服一切不可思議的力量。今日我們不特要繼承，並且要發揚光大，這是復興佛教根本的力量，也是創造佛教新生命的原動力。當年可以創教折服一切魔難，現在也可以興教！

佛教的思想，本富有奮發的精神，由於百年來佛教精神日漸衰弱，以致多數佛教徒都患有頹廢、陳腐、保守、精神脆弱的通病，缺少一種開拓奮發求進步的精神，此可說為佛教最大的危機！今日人類為一進步社會，舉世各國人民莫不日繼夜求進步，能進步者則能生存，不進步則沒落，此為生存之定律。所以今日吾人要復興佛教，必先於佛教思想上發生一種革命性精神運動；樹起一個新的目標，開創一個新的精神，才能激揚復興佛教的熱情。使每一個佛教徒都有奮發復興佛教的決心，引導青年佛教徒投身於佛教革命的運動。這樣才能使佛教有進步，佛教才能復興；佛教的精神，也才能暢旺！

於此，復興佛教根本的原則，亦必需確定。吾人首先要認清佛教是智慧的寶庫，釋迦牟尼佛留給吾人之遺產，不是寺廟土地，乃是珍貴經典的文化。所以我們要復興佛教，必需從佛教文化教育着手。假使以佛教文化代表佛教的生命，那我們所希望復興的佛教，不是復興許多莊嚴寺廟，或是收回大量的土地，所希望復出一個精神旺盛的佛教文化，領導中國未來社會文化及世界文化的新生。

。所以我們認定要從佛教文化教育着手不可！復興中國的佛教，不僅要靠自由中國佛教徒，並且要仰賴港澳及東南亞華僑地區的佛教徒共同奮發。特別是希望海外的華僑們，要利用優裕的經濟力量，援助祖國佛教文化教育的事業，不但使佛教珍貴文化能够保存，並於此時期能分擔復興祖國傳統文化的責任！

二、今日佛教雖遭遇到歷史上最大的災禍，然今後中國社會文化思想的趨向及世界文化思想的重建，都有助於佛教文化之發揚。所以吾人對當前佛教的遭遇，不必悲觀。推其原因，即百年來西方文化直接中傷了中國本位文化的生命，間接影響於佛教文化的開拓。西方文化最後一次摧殘中國文化的，即來自蘇俄馬列主義征服中國之大陸，馬列主義如何能征服中國之大陸？使千百萬中國的國民中國社會文化歷史引起各種反省與覺醒，恍然覺悟百年來中國文化思想偏重於物質文化，蔑視中國本位文化的價值。由打倒孔子，否認宗教，推毀舊道德，顯然為造成今日禍亂的根本。所以欲挽救中國，振興民族精神，對中國未來社會文化思想的方向，當以中國本位文化之重建為主要，此蔣公總統有整理中國文化遺產之倡導。此一倡導實為中華民族起死回生及歷史文化的轉捩點。不惟適合今日中國之社會文化及世界文化的理想，並且為復興佛教文化領導世界文化有力的號召。此吾人今日應如何把握此歷史上最佳時期而積極展開佛教文化的宣揚，以爭取中國未來社會文化及世界文化主動的地位。以創造未來中國社會文化，必以大乘佛教文化思想為先導。佛教文化，不特有助於孔孟文化思想的返本，並且有助於中國倫理道德文化之重建。所以復興佛教文化，發揚大乘佛教真義，當與中國本位孔子文化之精神相配合，以求佛教文化與孔子文化精神返本與更新，重整社會道德。發揚東方文化的精神，以繼起隋唐時代佛教文化的光輝！

三、今日人類世界的前途，不僅是軍事，政治的問題，乃是整個世界文化思想的問題。今日人類世界不能和平相處，其最大的因素，即由於人類文化思想脫離了人性。即如科學的文化，表面上雖有助於人類的繁榮，增加人類的享受，然由於過於偏重於物質，反使人類本有的性能降低，把「人性」變為物性。所以人類道德觀念日漸衰落，重權利，趨於功利主義；忽視人類互助道義的精神，因此才有反人性暴戾專政的思想產生。西方宗教文化，雖以自由，博愛，平等為號召，然由於滯留於空幻天堂的理想，從唯神論思想中肯定人生定要受上帝的支配，否定個人人格的尊嚴。於是使整個世界文化思想走上無人性的唯物思想的末路。所以今日物質文化，設無佛教道義精神文化來矯正與彌補，這人類文化必日趨於沒落與毀滅。而佛教文化之發揚，首在肯定仁慈的人性，自由的人生，是要把人類世界文化從唯物機械思想中挽回到人性。以佛教真理智慧

，洗滌一切殘暴非人性的思想，使人類在善惡倫理的基礎上，開拓真、善、美的樂土。使人類世界從物性回到人性，重享人倫的溫暖。這樣，人類世界文化思想才有出路，也才能解決人類世界由文化思想上所發生的一切問題。所以吾人今日之責任，即在如何將活潑潑的人生觀從唯物機械觀桎梏中解放出來，從殘暴否定中肯定人性，從神權否定中肯定人格，從唯物否定中肯定精神，使人類世界在佛教道義文化薰沐下，回到人性，發揚人性；這是佛教文化挽救世界文化危機唯一的任務！

四、今日吾人首先要承認者，佛教文化之所以降落，並非由於政治上壓力，或由中國社會文化思想偏重於物質文化，忽視精神文化的結果。而佛教本身未能適應時代產生一種新型的文化，爭取社會文化的主動地位，實是最大的因素。且不必說：近三百年來一方由於中國佛學之精神，全受宗法社會思想影響，趨於抱殘守缺，拘泥於宗派的知見。禪宗拘於不立文字，淨土宗偏於他方世界的理想，使佛教文化根本喪失開拓的精神。不惟不復見六朝時代佛教學術文化的光輝，且近拾數年來佛教發生危機的思想。這種危機思想的產生，一面受了社會文化思想的影響，使佛教青年對佛學不發生研究的興趣，反趨向於社會文化教育。一面受了日本佛教或歷史觀點的影響，使少數佛教徒發生一種狂妄的心理，對一切大小乘經典發生懷疑。這種思想在佛教前途極大，思之莫不痛心。一種過激的思想。若不設法彌補與糾正，影響於佛教前途極大，思之莫不痛心。然佛教之所以有這種思想產生，其根本在佛教文化教育衰落，不能滿足佛教青年求知欲。最重要者佛教歷史文獻未能發揚，至今中國沒有一部完整的中國佛教史及印度佛教史，更沒有一部健全代表整個佛法的佛法概論，整個的佛教文化的降落實為根本原因。所以今日要想挽救佛教的思想危機，要想復興佛教，必需着重佛教文化思想的重要性。以檢校佛教的青年，必以佛教文化為先導。在智欲上使每個青年能夠滿足，不走向社會文化的末路！而能從事於佛教文化的奮鬥！

五、今日人類世界之所以易於發生戰爭，即在人類的人格普遍降落。國與國之間，人與人之間，都不以誠意相處，互相欺騙，不講信用，不講人格，以奸刁，陰謀，詭譎，爾虞我詐為能事。特別是極權暴政的統治，不特人格道德的墮落，清算鬥爭，殘暴，迫害，弑父，坑母，種種暴行，泯絕人性，更不知人格道德為何物？

人類最重視人格道德教育的首為佛教。推殘人格的利劍，就是自私自利。自私自利的根源，就是貪慾的權利；所以佛教文化即在化除人的自利貪慾的觀念。自達兩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思想發生以來，人類重於權利競爭，金錢優於道德不惟傷失佛教崇高的思想，反使人類日趨於退化。佛教以利他為目的，以人格道德為立身之本。這種思想，不獨可糾正達爾文式的人生觀，並且定可開萬世太平的基礎。孔子曰：「人者仁也」，就是人本有仁德之性。佛教說此仁性。即是佛性。孔子說人人可以為堯舜與佛說人人都可以成佛，其着

重點，都在開揚人生本有的德能。我們認定，人與人之間，同情心，正義感，慈愛友善的精神，拾己為人的道德。乃為人間基本的善行。所以現在不但共產主義思想，以恨為出發點，以經濟為出發點，與孔子「佛陀仁慈」的思想百分之百相反。即歐美之社會科學思想，幾全部以「自由」「權利」「功利」為出發點，也與孔子佛陀全以道德為出發點全不相合的。孔子之仁義，佛陀之慈悲，都以利人為目的，不以權利競爭，不尚功利主義，所以能開萬世太平。今日要救中國，乃至要救世界，唯一的武器，就是發揚高度道德文化。發揚人類高度道德文化，當以發揚佛教文化，以增進人生慈愛友善的道德；發揚人類本有的德性。使人類復歸於人性。使人類在互助、親善、尊重、友愛、和平的氣氛下達到共濟共榮的目的。以有道德的人來領導國家的政治，使國家政權成為道德文化，以有道德的人來組織國際機構，使世界走上天下天下一家的理想，實為挽救今日世界的根本。

六、今日吾人要發揚佛教的文化，創造佛教的新生命；首先對大乘佛教的真義有重新瞭解的必要。大乘佛教的精神，絕非止於形式主義。大乘佛教的真義，亦復不限於宗派的知見。故一宗一派或一經一論的智慧，絕不能反映出大乘佛教全體的真義。發揚佛教文化，僅從佛教文化本身瞭解還不夠，必須以整個佛教精義置於世界各種學術文化之前有一個從新的認識。不同孔子文化，或科學文化，或宗教文化，都要作一衡量的觀察，務必要使佛教文化適應人類世界各種文化的需要。特別是對中國未來社會文化思想的方向，必要精心省察。佛教初入中國，釋老文化的思想，先由衝突後趨於調和。盛唐時期，儒釋文化會一度發生衝突，不久又趨於調和。宋代的理學思想導源於禪學，此為儒釋文化調和所結成的果實。這些歷史上珍貴的事實，都可作為我人觀察未來中國社會文化思想的關係。佛教文化雖然為世界最珍貴的文化，然必需求適合於國情，適合歷史的關係，並求適合當前國際的情態以及未來中國社會文化的前途，以符合三民主義文化為理想。所以我們今後不僅以發揚佛教文化為主要，不僅以融合孔孟的三民主義文化為滿足，應如何配合三民主義的文化，發揚東方精神的文化，實為今日當務之急。再以佛教文化融通一切科學，宗教，哲學各種文化，以完成人本主義的文化之重建。

綜上所說，僅為個人對當前佛教文化及未來中國社會文化與世界文化的一種觀察。相信佛教文化前途，正與自由中國前途一樣，是光明的，今日可說才到了實行佛教文化的時代。譬如說：人類由神權進步到君權，再進步到今日人權時代。人權時代的一切文化，當以人本文化為主體，凡是違背人本主義文化，不論是唯物文化，或唯神文化，都不能達到人類生存目的。所以可斷定無人性的唯物文化，或抑人權的唯神文化，都必歸於消滅，只是時間的問題。我更相信全世界赤色思想被肅清後，人類精神必十分發達。更覺悟到人類精神文化之重要。到這時候，唯有佛教仁慈文化才能撫慰人們十分疲憊的精神與痛傷的心靈。所以今後佛教能否得救，全在吾人能否自覺發揚，揮以慧劍，斬斷一切陳腐，頑廢，苟安，頑固及自私的心理。拿出開創精神來革興佛教，創造佛教新生命，發揚佛教文化，提高人類理想。否則佛教只有衰落，只有滅亡！

：說也教佛。「持扶葉綠，好雖丹壯」
純單是不都，體事種一每。「法生所緣因」
。合結的件條和量力的多很由是都。的

人生刊的發行者，是虛大師門下的一位多才多藝英俊傑出的人物。他和現任海潮音社長是同是團院出生，他擅長語言，文筆也很神速。這份人生刊，是繼海潮音而後的一支新生力軍，也是比丘僧中所創辦的第二份刊物！

開始邁步走。我們看他是定的那條道路的整潔寬闊，心神上增加好些欣慰！那是生活變遷的不定，那但，也可以時來了，運到了。到道交到佳運來臨的時候，做起事來應付裕如，講話的聲浪也會比別入遠。這真奇怪！

助；今人生正在向新泰的路上走，不久會百花怒放，不久會肥壯起來，還請大居士本以往灌溉培植，輸以肥料的精神，繼續布施來支持他！

我們講話，不是，繼續好聽的話，不是，都給人覺高哨子的。拍馬的話，老書生根本不會說，挖苦人的話，也不會說。你看，老書生是有個硬性的，勞動的，幾十年來由頭到腳還是個一變不變的老樣兒，自覺慚愧得很！

人生正向新的途徑去走，用不着說我們的心情了，當然感覺到快樂的。我們因為要保護我們對於人生長久的感覺到快慰計。在這裡要說幾句「要說的話。」

人生二字，顧名思義，他是向人的生路上去的。不應該和人生隔絕；即文字的技術方面也應該。人生和人生隔絕，不是一人死的技巧怎樣談？

人生的文字，他是像「人」一般的有「生機」勃發性的；他這種文字播散到社會的每個角落裏，每個人的心目中賞玩了這「人生的文字」後，不期然的叫他生機勃發起來。他對於這人生刊，自然留戀而不忍捨！

為要激發人生刊，使他能够達到運用文字能够感發人的生機起見，我們特提實一點意見來！

中國的文學是隨時代而變遷的。由周秦兩漢六朝到唐宋明清以來，每一個時代的文學都是逐漸變而不同的。在文學史上最顯著的文字體裁的不同有兩種，一為六朝的駢體文，一為周秦唐宋的散文。駢體文是很美觀柔暢的，散文是直率敘說的。駢體固然很好，如曹植摹的文章，至今看起來還是股的秀氣，非常細膩潤澤；可是有些寫不到家的駢體文，不免要感到是滿紙糟粕。唐朝韓愈之徒，他見到這種局面——文字日漸低沉——他提倡復古，改用散文，由唐至今，就由他在文學上一振奮，中國人受惠不淺。到了現代，文字非大眾化不可了，再不能為士紳的專有品。有識者見之，提倡文學改良，一律通行語體文，因此便宜了不少的一般平民，大家都謝絕閱讀報章，增進知識。我覺得一般平民是要感謝提倡者的！

佛教呢？也有他的文字，由印度翻譯成中文的聖典，以及中國人自己研究聖典所有的心得而寫成的著述，現代把他刊印成大藏經幾及七八千卷，

煞是汗牛充棟。中國最負盛譽的兩大翻譯家，一為羅什，一為玄奘。羅什的文字，輕鬆雅逸，玄奘的文字，古練嚴緊。都不失為中國最優美而有價值的極高上的文學作品。我們生存在今日能够得到佛學思想的啓示者，都由他們的賜予！

社會文明日進，各地報章風起雲湧。在這新時代的佛教裏，首由虛大師創辦海潮音，比丘中，繼起創辦者就是人生。我們查看一二十年前海潮音，大師文字的清淨雅致，儘管用的是文言，是如何的使人愛讀，無怪他的推行的廣，而為世人所珍重。

你人生，你是我們的朋友。『朋友有責善之道』。活潑，雅逸，嚴緊，生動，有感覺性，有勸導性，有吸引力，有推動力。要符合這幾個條件，纔不是「人死」的文字，也才配得上你這個「人生」的尊號呢！如要達到這文字優美的目的，固然不很容易，但，如你把我下文所提出的幾個應當避忌的條件牢記着，保證你不致失文去人生的資格。

1 文字不要堆積，重沓，不要一句話做幾句說。假使是幽美的文學作品，他是有欣賞性的，看來文字像多，實在並不算多。如是普通說事敘理的，文字——尤其佛學研究的文章，更要明白嚴緊，條理清楚。佛學理論是够深的，你再來一篇艱澀瑣碎，重複嘈囂，不是要讀者頭疼生厭麼？

2 文字不要紳士化，打官腔。中國文學的革命，韓愈的復古，近人的新文學，都是代平民打「抱不平」的。不要故意的做艱澀的文章，故意做洋八股，以為非此不足以抬高身價。有人以為我的作品，人家看不懂我就高了。還有人以為我寫的文章不多寫些累贅的廢話，不足顯我是個著作等身的大家；好像我的文字一短，人家要說我不善寫文章了。這是錯誤的向牛角梢鑽鑽！

人生！你怎樣指示你的人生？你怎樣運用你人生的精力去開闢你的坦途？你怎樣發揮你的理論拯救斯民？人類的黑暗，社會的昏迷，都等待着你的光明去照耀！教制的整理，法化的宣傳，更是急不容緩實事求是的事實，你可別要忘懷！你可不要看！

人生的一切問題，現在慶幸得人，不難迎刃而解。請靜待着他前途的發展，並祝他福壽康寧，普利人天！

佛陀是全知全能

心 悟

讀孔子書的人，高喊打倒孔家店，帶來了中國歷史上的災難；做佛教徒的說佛陀不是全知全能，想要奪去人類的依皈，嗚呼！末法波旬的子孫！讀此文後知所返吧？

前 言

佛陀是全知全能，這是二千餘年來上至實證諸法實相的聖僧，下至愚夫愚婦的佛弟子們所深信不疑的。前者以有部分的如理智，與如量智，他們證到佛境界的少部分；或多部分，多少能測知佛陀的知能是何等的廣大，因而深信佛陀是全知全能的。後者雖未得如理智和如量智，但他們都具有深厚的善根，所以也能深信佛陀是全知全能的。所以佛陀是全知全能，在現在以前，是沒有提出來說的必要；就是現在，對一般正知正見的同修們，也是不需要說的。而現在我居然把「佛陀是全知全能」當做一個問題提出來說的原因，是因為現在的佛教中有吃佛飯，穿佛衣的波旬子孫，假裝佛教徒的身份，做破壞佛教慧命的勾當，把眼睛長到腳板下面，不往上看，祇向下觀，以為自己高於一切，竟不知在他的前面和他的頭上還有無量無邊比他更高的人，於是目空一切，甚至連佛陀都要瞧不起，大發其癡狂的邪論，說大乘經都是太陽神的思想，佛陀也不是全知全能。我恐怕我們同修們受他邪論的影響，故僅就自己所見略為敘述出來，庶有助於堅強同修們對於佛陀是全知全能的信念。同時亦希望那些邪知邪見假裝為佛教徒身份的波旬子孫，亦能由此而開正解，從此捨邪歸正，讓我們來作佛教的干城！

佛陀是全知全能

佛陀為什麼是全知全能呢？因為佛陀是究竟斷

盡煩惱障和所知障，究竟證得無上大涅槃果和大菩提果的覺者，他有甚深甚廣的如理智和如量智，究竟證知諸法「真實性」和諸法「一切性」。諸法真實性，就是諸法平等的真理，諸法一切性，就是諸法差別的真相。佛陀有如理智證知諸法平等的真相，又有如量智證知諸法差別的真相，則佛陀知盡世出世間的諸法了，故佛陀是全知者！同時佛陀並具有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等，故又是全能者！

現在我先以佛的聖教為證，然後再以正理為證，這樣，則我們對於佛陀是全知全能這個問題，就可以洞知無疑了。

以聖教為證

聖教是佛陀親口所說的，佛陀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妄語者，不異語者，那末佛陀親口所說的聖教，是絕無虛假錯誤的！我現在要說明佛陀是全知全能的，不敢完全以自己的意思來說明，來作標準，為取信於人，故先應以聖教為證，我想聖教總是大家應該共信的！如果連聖教都不信，那就是大痴狂，根本不足與語佛陀的知能。

法華經說：「如來是諸法之王，若有所說，皆不虛也。於一切法，以智方便而演說之。其所說法，皆悉到於一切智地。如來觀知一切諸法之所歸趣，亦知一切眾生深心所行，通達無礙。又於諸法究盡明了。示諸眾生一切智慧。」又說「唯佛與佛，乃能究竟諸法實相。」又金剛經說：「如一恒河中所有沙，有如是沙等恒河，是諸恒河所有沙數佛世

界，……爾所國土中所有眾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最甚深的諸法實相，和最難知的如許多的眾生心，佛尚且究竟明了，還有什麼東西為佛所不能知的呢？聖教尚多，不能具引，但即就上面所引的兩段聖教，已足證佛陀為全知者了。

其次，聖教中顯示佛陀為全能的文字也很多，現在我姑且也引法華經中的文以為明證。見寶塔品說：「爾時佛放白毫一光，即見東方五百萬億那由他恒河沙等國土諸佛。彼佛國土，皆以玻璃為地，寶樹寶衣以為莊嚴。……釋迦牟尼佛，欲容受所分身諸佛故，九方各更變二百萬億那由他國，皆令清淨，無有地獄餓鬼畜生，及阿修羅。又移諸天置於他土。所化之國，亦以琉璃為地，寶樹莊嚴。……我覺得即此一段聖教文字，已足顯示佛陀的全能了，故不再引。

以正理為證

上段是以聖教證知佛陀是全知全能者，現在我們再以正理來證知佛陀是全知全能者。

第一，佛陀是證得大涅槃果大菩提果的究竟無學大覺者，如果說佛陀不是全知全能，則在世間諸法中必定尚有為佛陀所不知不能者，這樣，則佛陀所證之涅槃如何能稱為大涅槃？其所證之菩提如何能稱為大菩提？同時佛陀既有所不知不能，則佛陀尚須進一步修學，以使其所不知不能者亦為其所知所能，如是；則佛陀又如何能稱為究竟無學大覺者呢？如果這樣，則佛陀亦不成其為佛陀了。既稱為佛陀，就必定是究竟無學大覺者，既是究竟無學大覺者，就必定是全知全能。故認佛陀為全知全能者，是正知正見，契合佛陀之實相。說佛陀不是全知全能者，乃顛倒的癡狂語，不值一笑。

第二，佛陀是斷一切無明，盡一切障的聖者，如果說佛陀不是全知，則佛陀尚有無明；如果說佛陀不是全能，則佛陀尚有障在。既有無明與障在，則即同於凡夫，如何能稱為佛陀呢？既稱為佛陀，必是斷一切無明，盡一切障的聖者。佛陀既是斷一切無

一說到人，當然不是說的神鬼，或是天人和畜生，既有了人，就要有生活；不生從什麼地方有人？人既生下來，就得要圖生存。而生存的觀察，或者各有各的不同，現在單談談我的人生觀。

一、人的生活
我以爲不談人生則罷，如果一談到人生的話，

我的人生觀

慈氏

第一個條件，就是人的生活，而生活的原素，不出衣食住行用五種。假使做了一個人，不但沒有衣食住行用五種，就是比較鄰近一點，也是無法奈何！誰願意算食陋巷，被以繼繼，不過是不得已罷了！所以我的生活觀，第一個條件：無論怎樣，雖然不必奢望那山珍海味，綾羅綢緞，雕欄畫棟，富尊榮來遮體，充饑，避風雨，最起碼的生活，總

有人看了我上面說的話後，心裡發生了這麼一個疑問：你說佛陀是全知全能，我看你所引的教證，和所舉的理由，確能使我相信，但佛陀對近代科學哲學的道理是否也知道？對近代科學所發明的許多東西，是否也能呢？如果說佛陀也知，那佛陀在當時爲什麼不把它說出來發明出來呢？這似乎也需要你來解答一下。我說：是！佛陀對近代科學哲學的道理和近代科學所發明的東西是全知全能！那末佛陀當時爲什麼不把它說出來發明出來呢？這，可有下面兩點原因：

第一、佛陀所以出現於世間，是爲開示衆生佛

釋疑

明，盡一切障的聖者，則佛陀必是全知全能的！第三、如果說佛陀不是全知全能，那末誰知佛陀不是全知全能呢？而佛陀所不知不能者，又爲誰所知所能呢？若波旬子孫說：我知佛陀不是全知全能的，而佛陀所不知不能者爲我所知所能。如果這樣，那波旬子孫的智慧與能力必比佛陀還要高了，那世間人應以波旬子孫爲佛陀，爲無上正覺者，並以你代替佛陀今日之地位，而佛陀爲凡夫才對呀！何以世間人仍以你波旬子孫爲凡夫，而以佛陀爲無上正覺者呢？世間人既仍以你波旬子孫爲凡夫，以佛陀爲佛陀，則可見你波旬子孫的智慧與能力並在佛陀之下！你波旬子孫之智慧與能力既在佛陀之下，而可知佛陀不是全知全能，這不癡狂是什麼？故知你波旬子孫說佛陀不是全知全能，祇是你波旬子孫的癡狂語而已，而佛陀實爲全知全能者！

之知見，並非爲開示衆生科學哲學的智識；是爲令衆生悟入佛之知見，離生死的痛苦，得菩提涅槃的眞樂，非爲發明科學的東西給衆生以當時的享受，增長其慾望，而加重其生死輪迴的痛苦。故佛陀一生祇說如何令衆生悟入佛之知見的妙法，而不說如近代科學哲學的道理，更不發明如近代科學所發明的東西。

第二、科學哲學是有漏衆生的思想和境界，不要佛陀說，衆生自己就能想得出來或用適當的方法就能發現出來，況且這種思想都無助於衆生生死苦樂的佛法，唯佛陀能知能說，一切有漏衆生的心是決不能思想得到的，發現得到的，故佛陀祇說佛法，而不說世間的科學哲學。

那位發生疑問的人聽我說後，很覺歡喜並且還滿口稱讚！但他接着又問道：佛陀既是全知全能，爲什麼不盡言後世佛教的事呢？我說：後世佛教的事，細節的因爲說不勝說，且說了也無用，故佛陀不會說；但關於大的方面，佛陀却會說過。佛陀說：末法衆生的智慧淺薄，對於大乘佛法甚難生信，果然現在有許多人不信大乘佛法；佛陀又會說：末法時代邪師說法充塞世間，及波旬子孫穿我法衣，吃我法飯，做破壞我法慧命的事，現在不是就有很多這樣的人嗎？這些事，都足以證明佛陀是全知全能的。

問的人聽到這里，連聲稱是，歡喜而退！

有人以爲佛陀既不是從天降下，也不是從地湧出，原同我們一樣是由父母所生的一個人，我們應當

結論

用看人的眼光來看他，認他是同我們一樣的一個人，不應把他看成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人物。這完全是癡想狂話，心量未免太俗了！佛在法華經中告諸菩薩說：「諸善男子：如來見諸衆生樂於小法，德薄垢重者，爲是人說：我少出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然我實成佛以來，久遠若斯（指此上文所說的百千萬億那由他劫）。但爲教化衆生令入佛道，作如是說。」由此我們可知：佛陀雖也是同我們一樣是由父母所生，但這是佛陀爲度生而方便現，方便所說的話，實際上佛陀是早於百千萬億那由他劫以前就已成佛了，他那里是同我們一樣的一個人呢？我們更如何可以用看人的眼光來看他呢？又佛陀的智慧更是不思議的，我們更不能用我們狹小的心量來測度他，如果這樣，那就太不自量了！法華經說：「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盡思度量，不能測佛智。……新發意菩薩，供養無數十方刹，了達諸義趣，又能善說法，如稻麻竹葦，充滿不能知佛智。不退諸菩薩，其數如恒沙，一心共思求，亦復不能知。」以滿世間的舍利弗，新發意的菩薩，及恆河沙數的不退諸菩薩的舍利弗，尚不能測知佛的智慧，何況無明煩惱深重的我們呢？這不是自暴自棄，而是自知之明。故我們決不能以我們狹小的心量來測度佛智！佛所出言，未曾虛妄，故我們應深信佛的言教。佛所知者，皆悉通達，故我們的智慧不可思議，佛的威力不可思議，故應深信佛陀決是全知全能的！

要能得到一點，如果這一點都得不到，那根本上就無法談到人生觀。

二、人的工作

人的生活既然不能和禽獸那樣聽其自然，一樣的去偷去搶去騙，那末，錢有從何而來？難道要大家去工作：或努力，或勞心，農工商學兵，只要大家都公認是一種正當的工作，甚至拉車，挑糞，以及替人家擦皮鞋，也是努力換來的酬報，這種得來的錢，是不愧於良心的；何況於從事文化，教

編印藏經的再建議

念生

我從前寫了一篇編印藏經的建議，在覺生月刊第九期發表，希望大心開士，先作一個詳細計劃。果然有願必償，在覺生月刊第十一期內，即由慈航老法師發表一篇編印藏經的附議，提出了詳細計劃，這真是聲應氣求，使我喜而不寐。慈航的詳細計劃，重要之點，一為分線裝本，精裝本，袖珍本三種裝訂，二為改變分類，三為增加標點，此外關於搜集材料，籌措經費，網羅人才，以及工作待遇，發行方法，也都有具體的說明，我對於這個計劃，完全同意。古人說：「人有善念，天必從之。」我以為必有後響，那知道由覺生月刊第十一期起，到了覺生月刊第四十一期，整整三十個月，這個問題竟如石沉大海，無人提及。在我固然是人微言輕，談不到號召二字，以慈航的德行，關於這一點，也未能引起關心佛法，注意文化的人，加以討論，我是不相信的。那末，這事不能提起，該是什麼緣故呢？我想或者我們那個計劃太大了，萬事非財不理，籌集那樣一筆大錢，固然不易，而時間方面，也需要二十年或三十年之久，四十歲以上的人，好像不易觀成。因此沒有人把這件事重行提起。但是我由日本發行大正藏那一天起，即感覺中國有出一部藏經的必要，經過這次朱毛變亂，文物銷沉，為法為人，這事更不容緩，現在參考我的原議及慈航的計劃，改擬四個方案，將範圍由大而小，方法由繁而簡，用人用錢由多而少，時間由長而短逐一列出，希望有志宏法的人，加以採擇！

(一) 編印漢文大藏經的方案

一、編輯宗旨：定名為漢文大藏經，既曰漢文，日本有許多漢文著作不應概從摒棄。尤其日本所創的真宗，日蓮宗，融通念佛宗等，在我們看來嚴格一點說，或者不認為正知正見，但是他們既根據我佛教義，而支配了一大部份人的思想，至少可以供作參考。換言之，我們編印漢文大藏經，不應有國界之分，凡是漢文的著述，有採價值價值的，統應入藏，就是大正藏為藍本而增入大正藏未收的中國歷代大德作品及日本所出法相叢書天臺叢書及類似各叢書內的重要作品，全部總和，應該超過了大正藏一倍以上。至於非漢文的著述，雖佳不錄。例如大正藏裏的辭典，是用日本字母分部，當然應該換了丁福保編的佛學大辭典。

二、分類編目：全藏重行分類，假設分為：唯識部、般若部、法華部、華嚴部、淨土部、真言部、禪觀部、律儀部、方等部、阿含部、經記部、參考部、雜記部、文獻部等等，或者更詳細一點，分出成實部，俱舍部，三論部，論部，寶積部，涅槃部等等，須由編輯部公同參酌決定。分部決定之後，排成各部次序；以其書歸入某部，再排成各書次序，新目錄於是完成。

三、標點符號：入藏經書，一律增加標點符號，假定每部設正副主任各一人，部員一百人，編成十組，每組十人，分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由正主任指導，副主任交書給甲員標點，甲員標點完，交乙員復看，乙員交丙，丙員

交丁，以至最後壬員交癸，由此十人都閱過後，交回副主任，再由副主任審核無訛後，交正主任簽名蓋章付印。每一部書的標點，都經過十二個人的覆核，排印時的校對，也經過十二個人的覆核，這樣才能成為善本。

四、編訂校勘：同本異譯或類似同本異譯，以及諸本字句的不同，編為校勘，最有益於研讀。這項工作，大正藏已有成就可尋，只要有幾位明曉經義的人負責，改日文說明為漢文並補其未備即可。大正藏的校勘，在每頁的下端欄外，有的校勘太多，便將邊欄開內屈折，佔了正文的地位，最不美觀，我們應該附於每卷之後。

五、目錄索隱：目錄是將歷代藏經目錄，依次編列，可以查考增減分合的歷史。索隱是將每種經書，編成號碼，另用每經第一字，按辭典或分部編列，逐一註明某經在某部第若干號，以便檢尋。這兩項工作，大正藏也有成例，可以參考編訂附於全藏之後。或將目錄部索隱部，列為正文最後二部。

六、增附圖像：大正藏的圖像部，限於日本所有。圖像更沒有漢文與非漢文及國界之分，我們應該搜集全世界有價值的圖像，一律附刊。約可超過大正藏圖像部一倍至二倍。

七、裝訂發行：大正藏一百部，每月出版一部，原定一百個月完成，事實上在十年以上——因為中間經過東京大地震停頓數月——我們的工作效率，假定能與大正藏看齊，因為內容增多一倍以上，大約預定二十年可以完成，若因標點的關係，再慢一點，便須三十年完成。總之，應對酌實際情形，決定每月出版數量。購請的人，先交押款一部，此外每月交款一次，本月經到，再交下月之款，縱有脫期，可以原諒。押款可抵最後應交的款，這是大正藏的成例。又大正藏只分線裝與洋裝特製（布面皮脊），洋裝假裝（紙面布脊）三種，用皮脊裝佛經，違反殺戒。我們的應不用皮脊，只分線裝洋裝兩種，另印一種縮版袖珍本，以期減低售價便於攜帶。大正藏號稱三種裝訂，只是一套板，我們三種裝訂則須於正版之外另有縮版，這也是費事費錢之處。

(二) 編印中華大藏經的方案

一、編輯宗旨：定名為中華大藏經，顧名思義，與漢文大藏經不同，照限於中國人的翻譯著作，大約內容可依據大正的前五十五冊，而剔除了日本人的著作，加上宋元以後，中國大德的著作，全部和當與大正藏相同或超過矣。

二、分類編目：這項與編印漢文大藏經相同。

三、增加標點：這項也與編印漢文大藏經相同。

四、校閱同異：這項也與編印漢文大藏經相同。

五、目錄索隱：這項也與編印漢文大藏經相同，漢文大藏經的目錄部，當然彙集日本藏高麗藏的目錄，一併列入，編中華大藏經，應否列入日本高麗的目錄，頗成問題。我以為應該列入，以便研究。因為上海哈同的頻伽藏，即是日本宏教書院藏經的翻版，頻伽的目錄現應列入，則日本高麗的目錄是都應列入的。

六、增附圖像：這項專以中國的圖像為限，燉煌石室的圖像，現在藏在世

界各國博物館的，應該認為中國的圖像，拍照編列。

七、裝訂發行：裝訂也分三種，按月發行，與編輯漢文大藏經相同。這部書的內容數量大約與大正藏彷彿，我們的工作效率，若與大正藏相同，大約十年或者十五年可以竣事。

(三) 新編影印大藏經的方案

一、編輯宗旨：假設因為前兩個方案，用人太多，需時太久，用款太鉅，現在，擬訂這個第三方案。姑且定名為新編影印大藏經，以為識別，當然名字將來是要經過審定的。這個方案，首先取銷了標點符號這項鉅額工作，而關於圖像及縮本，也在可有可無。但標點符號雖難取銷，而排印時的校對，也甚繁雜，是用人多，需時久，用款鉅的事。我由於王雲五先生在臺灣印行四部要籍序跋大全，寧肯取上海已印出的清樣來影印而不重新排版，以及各明書局最近影印五經讀本，售價不甚高，知道現代的影印，確比排版省費，又可保存古書本來面目，免去校對之勞。所以這個第三方案，以影印為主。仿照商務印書館當年影印四部叢刊的辦法，選擇善本彙編成藏。那末這個彙編，是應以漢文為主，兼收日本高麗的著作呢？還是以中華為主但收中國人的著作呢？我以為這個影印，以木版影刻的原本為主，非十分重要而沒有木版原本的，不取材於鉛印。今日若對日本及高麗的著作，求得木板原本，是極困難的事。若根據大正藏及其他不印鉛印本影印，無論內容如何，外觀先不一律。所以我主張以中國人著作為主，其日本重要著作，確能發揮佛法者，亦必求得其最初的木板或精印本再行影印。這一個辦法，內容的數量，當然大正藏不相上下，或者稍多一點。

二、分類編目，這項與前兩方案相同。

三、選擇善本，善本的選擇，我以為應以宋板磧砂藏為主，磧砂所沒有的，取於龍藏，龍藏所沒有的，再取於各刻經處的刻本，此外宋元明清各單行刻本，如首尾的文字完全，亦可擇善以從，非萬不得已，不用排印本。如印光法師文鈔，丁福保佛學大字典，無木刻本，只能取材於排印本了。

四、校勘同異：這項與前兩方案相同，惟影印句讀間，不便添印校勘號碼，應於校勘文上寫明第幾行，第幾字，又因較短篇的經書，校勘或僅數字，既不能續排於影印之後，附印一頁，亦未免徒費空白，應於每冊之後另另彙附。

五、目錄索隱：這項與前兩方案相同。惟全書既是影印，這兩項屬於排印，只能附全書之末，不應列入正文。

六、增附圖像：這一項可有可無，視實力而定。

七、裝訂發行，於正本之外，是否發行編印本，亦視實力而定。按月發行，與前兩方案相同。此新編影印辦法，用人無多，需款亦少，大約最遲二三年，即可竣事。

(四) 縮印或攝製膠片大藏經的方案

以上第三方案，已是簡而易舉的辦法，若仍不能辦到，則可仿照上海哈同的前例，揀取一種現成藏經，縮印流通。現存各本藏經中，慈航老法師認為大正藏較為可取，我也深以為然。應當直接了當，即將大正藏縮印流通，假設印

二三千部，按照實費，分銷臺灣各寺廟佛教徒，及南洋海外各地，必可迅速銷盡，耗出費用，隨即收回，決無虧賠之理。我又看見今日世界雜誌內，登載董作賓先生一篇文字，知道美國正在準備借給我們一筆錢，用膠片攝印四庫全書，以放映代替印刷。據說四庫全書的膠片及放映機，只裝一手提箱。佛教的藏經，不是也可使用這個方法嗎！率勸各位信佛的人，不要認為不能重編重印，僅翻印現成的藏經為不足道，你想當年哈同羅迦陵夫婦二位，富可敵國，聲勢浩大，翻印日本安教書院的藏經，不過使用了百千萬分之一的小力量，迄今會幾何時，事過境遷，他夫婦二人所作的好事壞事，大事小事，都已烟消霧散，毫無痕跡。只有所印藏經，尚在流傳各地，凡有信佛的人，不但知道他們夫婦的頻伽精舍，而且都起相當的敬意在藏經的史話上有他一頁。（已編入大正藏目錄）印經的功德感召，不是我們凡夫所能測度，專就人死留名豹死留皮而言，這件事也是值得作的。

因為談到美國借款攝製四庫全書膠片，我又有一個非非之想。任憑唯物思想的人，認為宗教是迷信。但美國是有宗教的國家，他們對於信仰宗教的意義頗能推己及人，由於今日世界的作風表示，我們可以知道美國確已認識佛兩教，代表東方文化。那末四庫全書，是佛教思想的集中，藏經是佛教思想的集中，為了提倡東方文化，二者應該平衡發展。美國既肯贊助攝製四庫全書膠片，必不至不肯援助攝製佛教藏經膠片，他們或者認為四庫全書包括一切，現在只要有社會地位的人，能向美國主持這事的人去說，佛教藏經，是在四庫全書以外，與四庫全書分別各自代表儒佛兩教。我想這一件事，總可商量。不但可以取得美援，製造膠片，甚至重編藏經的經費，也可得其資助。這事只在我們自己的努力，才能獲得友人的援手。我並不是存了倚賴思想，就反共抗俄的義意而言，流通藏經，發展佛教，也是世界的共同責任。

我希望現在的高僧大德，首先聯合起來，成立大藏經刊行會，在上述四個方案以內或以外，議定了刊行辦法。更希望大富長者，信心居士，在經濟上，事務上，予以援助，共同完成這件佛教聖業。至於究竟應採取某項辦法，應視經濟力量而定，若揀取第一二兩個辦法，是最完善而理想的，但是用款太多，不用說大批人員的長期待遇，不易籌劃，即開始搜集各種經本，一律買齊，所需亦非少數，第三個辦法，用款既少，各種經本，不加標點，只是拍照製版，可以借用，臺灣借不到的，香港當可借到，保證無損壞，（如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所據皆希世珍本，焉有損壞之理），信佛奉經的人，必願意幫助這一件事，可以省錢不少。第四個辦法，只是印刷技術問題，更容易進行了。工作及印刷，或在香港，或在臺灣，也應就事實便利及費用多寡，加以研究，裝訂如何能適合需要，定價如何能普及大眾？都是刊行會內，應該首先決定的問題。我對於這個問題，本已無意再談，董正之居士向我說：臺灣發大心的人，隨處皆是，你看各地名藍精利，彈指而成，佛寶法寶，理應並重，你再作一個計劃，或者有人響應，因此我寫了以上這些拉雜廢話，希望諸佛教正。

信解行證淺談

——講于菲律賓濱佛教居士林佛學講座——

——蔡孝煥——

我今天來這裡演講有一個問題，這問題就是怎樣學佛？要解答這個問題，非應用佛學上信、解、行、證的理論不成。我們要明白佛教不但擁有崇高純正的教理，又有給人做實學的途徑可行。這途徑就是上句所說的信解行證，我們修學佛法時，務要切實遵循這途徑而行，然後才能達到所修學的目的。現在就把其中的道理，提出來和諸位研究一下：

一、信

信是信仰，信心。能信的是我們的心，所信的是佛和菩薩，俗語所說的「信眾」，這聖字是代表大聖觀世音菩薩，因觀音大士乃佛教諸菩薩中唯一為民間所遍奉的菩薩！又說：「這人不信聖，不敬佛菩薩，不長天與地」。這暗示信了菩薩的人就有了止惡行善的傾向哩！

原來信心是入佛的初階，我們要入佛道，要先行有信心，然後才能安心前進。至聖有言：「信為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道源」乃佛道的根源，「功德母」的意思，是說能生出一切功德，可是沒有信心決不能入佛道，種善根，生功德，也不能繼續培養所得功德所有善法而擴大之。

佛法裏面所說的五力——信力，念力，進力，定力，慧力，就是五根中的信根而生出來的，這證明信為入

佛的根本。

再就淨土三寶稱而言，也是以信為首，繼而起願，起行。信，願，行三者所生的力量，就是往生的導力，所以欲達到永生淨土者，即以信為本。凡是看過佛經的人，都知道每篇佛經的首句，都一律地寫着，「如是我聞」，因此，古代經師判註經文，說每篇佛經的結集，先敘六種成就——信，聞，時，主，處，衆。信成就排列第一者，目的在引人起信，直信不疑，這經文純是當日佛陀金口所宣示，而阿難確實如是親聞的。這六成就記載佛說法時的地點、聽衆、以生大信，而斷後疑。這對於信為道源之說，又得着一明確的證據。

二、解

解是慧解，理解的意思，我們的信仰有了，再進一步就是求理解。理解什麼呢？就是佛法。須知信心與理解是相輔而行的，如果有了信心，沒有慧解做支柱，則信心不堅，容易墮入邪信，這是一種危險。反過來說，如果有了理解而沒有信心，理解也是容易受異說所動搖而變更初衷的。

理解配合信心，就等於自他二力，連成了一氣，就可直趨菩提光明之路，所謂自力的信解之力，所謂他力的即菩薩的感應力，心力與法力相通作用乃大！

再說理解達到的途徑吧，佛教是最具體的，要信解行並重，言行合一，有開悟的理論，有實行的方法，對於得到理論的方法，有耳聞，口說，眼觀，心思的四法，現先講解關於耳聞。佛法裡面有聞，思，修三慧的功課。這三慧以聞為先，由聞而後知，知而後行。耳是能聞，法是聽聞，因此要了解佛法，先要用耳根聽聞，傳入內心，成為一種知識，經過了一番考察，然後斷定實行。又眼根對文字不能發生作用的那些淺學或文盲的人，要了解佛法，就非用耳官去接受不成。經論上所說的修學佛法歷程中，須經過三種助緣——諸佛顯通，菩薩教化，善知識開導。接受這三種助緣，當然也以耳根為首，所以我們要時常聽聞佛法，以加強對佛理的信解。

再說關於口說，經上所載釋尊說法時，每有當機啟請開示疑問，這叫做講法。我們恭聽佛法，研讀佛書時，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應該請問善知識，求他講解，切勿含糊過去，古人說得好：「不恥下問」，我們修學佛法不但要不恥下問，還要不時親近

上問，這就是用口講以獲得理解的方法。

所言眼觀者，是專對那受過相當教育，或識字者而言，換句話說：就是看讀佛教聖經，須用眼讀詳讀，這是屬於自修上的最好方法；同時比用耳聞，口說所得到的範圍亦較大，且可以隨意所欲，要研讀何本佛經，只要手頭有書，便可自由用功，不像耳聞，口說，受了時間，地點的局限。雖然，但是人的心裡頭總有一種俱生的毛病——懈怠。所以自修過程中，務要履行佛法上，「不退轉的教訓」，絕對戒除懈怠性；六度里的精進度，就是對治這毛病而設的。因為懈怠性不除，精進心就不會生起，不精進自修就不得力。這樣，所得到的智慧和解證，也就有限了，甚至功敗垂成而等於零呢！

古人描寫自修的工夫，須有像琢玉和磨石者的堅忍精神，故云：「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琢要其益精，磨欲其愈細。請看中外古今許多名人，他們雖沒機會接受大學教育，畢竟能屬於學者之列，這是什麼緣故呢？其中並無神祕，不過肯用心鑽研，以自已的苦心，不斷地琢磨，「朝於斯，夕於斯」而已。知道了這些明訓與事實，所以我們研學佛法，要不時精進，抖擻自勵，以促進知識，叫真理一天比一天的了解，培養我們所得的善法！

現在再就心思而言，心思是由上面所說的耳聞，口說，眼觀三者所引發的。經上常將心體比做是個明鏡，欲明鏡照物常明，須不時加以拂拭，擦

談知足與忍辱

煮雲

——在澎湖佈教大會講——

諸位：我是一個修學佛法的和尚，佛法的重要是告訴我們如何做人與如何修養身心，滅除煩惱。記得當初在我初出家的時候，爲了參訪明師，尋找善知識的開示，常常像浮萍似的飄泊在各地，每到舊曆新年的時候，各地的家家戶戶的門口，都貼起了紅紅綠綠的對聯，其中有兩幅對聯，常引起我的注意，那兩副對聯的話是：

知足常樂，
能忍自安。

我們現在要研究爲什麼知足就能常樂呢？爲什麼能忍就自安呢？這就是我今天要講的「談知足與忍辱」的題目。

我們常常聽人說：「沒有希望的人，就沒有失望；希望越大的人，痛苦越大。」這都是由於不知足的關係。佛經上也說：「知足的人，雖臥地上，猶如天堂；不知足的人，雖處天堂，亦如地獄。」生在這個世界上的人，仔細考察他們的煩惱，不安，失意的來源，完全是由於不知足的緣故。

人類的心裏，都是貪多不厭的，有了八百想一千，有了一千想一萬，身上有了綫羅緞的新衣穿，他又想到怎樣才有珍饈百味的美食吃。吃到珍饈百味了，他又想到要住高大的樓房；有了樓房，又想汽車，有了汽車，又想……世界上那能條件都

如人的欲望呢？一旦失望的時候，煩惱不安就跟着來了，這豈不都是不知足的危害嗎？

知足的人，他是沒有什麼慾望的，他在任何環境下，都不覺得苦。好比從前有一個人，自己騎了一條小驢子，見到走在前面的一個人騎了一頭高大的駿馬，他心中忽然羨慕那高貴的騎馬人，因而他悲嘆自己的命運不好，苦起來了；但等他回頭一看，見到後面有一個人，推了一輛車子，流着汗，喘着氣，他才懺悔他的不知足，他說：「別人騎馬我騎驢，仔細思量我不如，回頭一看推車漢，比不上比下餘。」因爲他有這樣知足的看法，心中才不感到苦悶，反而覺得快樂起來了。

何以要說知足就能常樂呢？我們來拿幾個古時候賢德的人做個比喻，就會很清楚的知道了。

我們第一位先說孔子有一位弟子，叫做顏回，他窮得連一間破舊的屋子也居住不起，他住在一條很狹小的巷子裏，吃飯只有一個碗，喝水只有一個瓢，人都替他憂慮，而顏回却快樂得很！四書上說：「一單食，一瓢飲，居陋巷，人不堪其憂，而回不改其樂。」窮得這樣爲什麼還不改其樂呢？這就是因爲顏回是一個知足的人哩！

我們第二個再說在戰國時代，有

一位讀書人顏福先生，齊國的宣王要他做官，向他說：「你如果肯做官的話，我每天把牛羊豬肉給你吃，出門有車子給你坐，你的妻子兒女也給他新衣穿！」顏福回答說：「謝謝你的好意，我不能給你的利祿引誘而做官，我願意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處。」這是一位多麼知足的人！他一生也不會感到不快樂。

我們第三個再說晉朝時代，有一位大詩人陶淵明先生，他和當時有名的高僧慧遠大師相處很好，但他是一個很窮的人，窮得沒有被蓋，沒有衣服，一個月月中吃了九頓飯，十年當中戴了一頂帽子。我們從他兩首詩中，看他描寫他自己的苦況就知道了，第一首詩是：

東方有一士，
被服常不完，
三旬九遇食，
十年著一冠。

第二首詩是：

夏日長抱飢，
寒夜無被眠，
造夕思雞鳴，
及晨願鳥還。

這第二首詩的意思是說：夏天的日子長，沒有飯吃，肚子餓得更利害了；冬天夜很冷啊，又沒有被蓋。因爲冷，一睡下去就希望快天亮，希望早上

的雞子一啼就可以起身了；可是起身以後，還沒有辦法，肚子又餓得難過，就希望鳥兒趕快歸巢吧，鳥兒歸巢天就黑了，可以用睡覺來忘記肚子餓。這一位大詩人窮得如此，可憐可憐極了。但他很知足，他不願「爲五斗米而折腰」，來污損他的人格，他一生還是很快樂的度過去了。

我們第四位再說，在近代我們佛教中有一位了不起的和尚，名字叫弘一大師，他過去是一位文學家兼藝術家而出家的，他是我們佛教中極有名望的，但他常常穿著破舊的衣服，到各個寺院中去，人家不認識他，沒有飯給他吃，也沒有地方給他住，等他走了以後，寺中人知道了，趕快撞鐘擺鼓把他請回來，他回來時，也不要人侍他特別好。所以，你叫他走，不把他飯給他吃，他一點也不覺煩惱生氣；你再歡迎的請他回來，他一點也不歡喜，這就是說知足的人永遠是這樣自主快樂的！

諸位！我們生在這個惡濁的社會裏，人心又是慾壑難填的不知足，往往爲了一念貪心，常常不惜手段，做出種種卑鄙的事來，欺騙偷盜調爭，我們研究他爲什麼有此不法的舉動，不都是爲了不知足嗎？唯有知足才能常樂，關於知足常樂的名人太多了，限於時間，只能大略舉幾個。我們再來談談「忍辱」兩個字。

何以說能忍自安呢？因爲在我們的一生過程中，不是遭受到別人的譏諷，就是遭受到別人的刺激，假若我們沒有「忍」的工夫，永遠爲了別人苦惱，自己一點也受不了，爲別人所支配了，別人罵我一句，我苦起來

了，別人打我一下，我就跳起來了，這都是由於沒有「忍」的關係。說起這個「忍」字來，却也不容易，我們看「忍」字這一個字，是怎樣寫法的？忍字的上面是刀，下面是心，下面是一把尖利的刀，戳在你的心上，好比你有一把尖利的刀，戳在你的心上，這才算你忍得下去，這是一件多麼不容易的事！

辱是侮辱，我們人類，要是誰受到別人的侮辱，義憤，輕視，打罵，一定是不得了，馬上就會一刀來，一刀去，結果爲了自己不能忍受，反而搞得自己煩惱不安，俗說：「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也就是說煩惱不安，都是由於自己不能忍受而招來的。要知道侮辱大都是由於非而起的，你如能想到：「是非朝朝有，不聽自然無」，你也就會息下你的忿怒了。世界上一切的榮辱都沒有一定的標準，你若說這個人好，還有人說他壞；此看來，世間上那有絕對的是非榮辱，有什麼還不可忍呢？

我們再來研究一下，侮辱是從那裏來的呢？俗說：「人不知足，便受其辱」，由此可知我們的侮辱完全是由不知足而來的，好比一個小孩子，媽媽本來很歡喜他，把一塊糖給他吃，可是他吃過一塊不算，還哭着要第二塊，媽媽氣了，說不定會揍他兩下，這侮辱就是爲不知足的關係。我們大人也是如此，想做官，想發財，爲了一念貪心，往往受到很大的侮辱，所以古人有「人到無求品自高」的自警語，真有意思。

過去有一個人，他常常受不了人的氣，忍不了人的侮辱，動不動就起了瞋心，和人家動起武來，一天，他自己也覺得慚愧難爲情來了，因此，他

就用了一塊木牌子，上面寫着：「忍辱戒瞋怒」，掛在身上，意思就是要時時提醒自己，不要同人爭鬥，但他後來一聽人家批評他不好時，他不禁舊病復發，忘記了「忍辱戒瞋怒」了，反而拿下山上的「忍辱戒瞋怒」，由他自便，「青山易改，秉性難移」，沒有很大的修養，那有忍辱的工夫？

過去，我們佛教裏有一位布袋和尚，他忍辱的工夫很到家，他說：有人罵老拙，老拙只說好；有人唾老拙，由他自乾了；有人打老拙，老拙自睡倒；我也省力氣，我也少煩惱。

這一種樂天如命，看破一切的精神，是很偉大的！

從前山東地方，出了一位百忍的張公，就是俗說：「張公五世同居，百忍家生」，因為他會發願在他的一生中，要行一百件大忍辱的事，忍過了九十九次的大辱以後，第一百次是他的孫子娶妻的一天，忽然來了一個道人，爲了要試驗他是不是真有忍辱的工夫來向他要這個新娘子，先與自己做一夜夫妻，這一件事在別人一定不能忍受的，但在這行忍辱的人心中想，我什麼侮辱事都忍受過去了，這最後一次忍辱有什麼不能忍受呢？他終於勸其孫兒，成就他的百忍，忍辱一下。後來這位道人在新娘房中，跳過不休，嘴裡不住的說：「看得破，跳得過」。跳到天亮，忽然倒在地上死了。新娘驚叫起來，待衆人看時，已經不是什麼道人了，竟變成了一個金人。山東那個地方，到今天還有一座

巍巍的「百忍堂」，建築在那裡，以示紀念這老先生的忍辱的德行。這件事至今還引爲美談。

我們佛教裡的教主釋迦牟尼佛，在他還沒有成佛的過去生中，作了一次「忍辱仙人」，譬喻在深山中修行，有一天，有一位歌利王帶領了很多宮娥美女到深山中遊玩。王玩倦了，就睡在山中休息，那些宮娥美女見王睡了，也就隨意在山遊玩，她們一跑跑到忍辱仙人坐的地方，那些美女見了忍辱仙人以後，好奇心的驅使，她們前來問長道短，忍辱仙人也隨緣開示她們，正在這時候，歌利王睡醒來了，當時王疑心仙人調戲他的宮娥美女們，忍辱仙人說：「大王！我是修行的人，決不和你凡夫心所想像那樣壞的」。歌利王問：「你是修的什麼行？」忍辱仙人答道：「大王！我是修的忍辱行，人皆稱我忍辱仙人」。歌利王聽了，並未息怒，他說：「你既名忍辱仙人，我來支解你的身體，把你的眼目手足分開

，看你能忍辱不忍辱？」仙人說：「可以的！如若我沒有一點邪念，你雖支解了我，我還會復原的。」果真歌利王在支解後，仙人的身體又復原了，這種忍辱的工夫，是多麼的可歌可泣，又可敬佩！

又有一次，也是在釋迦牟尼佛未成佛的前世生中，他做一個國王，把一個保衛國土的大象給人家要去了，把他的父王非常震怒，罰他出外充軍受苦，後來他在途中，一切衣物都給人家要去了，兒子也給人家要去了，他都忍受，一點也不以爲苦，世界之上，大都能夠如此，人間那有什麼戰爭呢？

諸位這樣熱烈虔誠的到這兒來聽聞佛法，當然大家的目的是爲了修學佛法，而修學佛法，不是嘴上說得好聽，而是把佛法的精神表現出來，法要在行爲上把佛法的精神表現出來，那麼，我們能行到「知足常樂，能忍自安」的兩句名言，我們也就算得到佛法的受用了。

四十二年自由中國佛教界五件大事

- 一、中國佛教會輔導臺南縣大仙寺於國曆一月十五日起半個月舉辦傳戒大典。
- 一、適齡壯丁的和尙奉召入伍受訓。
- 一、中國佛教會弘法委員會先後在「民本」「國聲」「鳳鳴」三電臺每日按時廣播「佛學講座」。
- 一、克蒂勸風災義演，臺北各寺院收留難民，全省各地教徒熱烈發動救濟大安溪災區水災之難胞。
- 一、中國佛教會決議建築中國佛教會會址。
- 一、尼泊爾高僧 Ven Bhikkhu Amritanda 出席在日本召開的世界佛教會議後過臺轉港。
- 一、沙止創辦修女家佛學研究班。
- 一、圓明不承認釋尊是全知全能。
- 一、比利時佛教徒費華羅女士以比國國家日報記者身份來臺訪問章嘉大師。
- 一、自由中國佛教界掀起創辦佛教講習會的風氣。

來 生

自然界的景象，繁榮和凋謝，最易撥動我們的心弦，觸景生悲，昭示給我們以生命短促和無常的感覺。春天花木欣欣向榮；抽芽生葉，繁花如錦。夏來綠葉成蔭，翠蓋亭亭。秋天摘下了紅熟的果實，給我們一份收穫的喜悅；深秋黃葉飄零，象徵着離散和死別；光禿禿的樹枝，頓成一片蕭索。生命力的過程，但是不必為時序的更替而感傷，潛在的生命的過程，明年春來，花樹仍然有繁盛美麗的新生的。人類的一生，年代雖較悠久，確有人不如物的感想；因為肉體的衰老死亡，一生完結了，永辭人世，如沒有來生，簡直植物都不如。

死亡在人生是一個神秘的謎；我們不免常將「死亡」榮耀懷中，暗自恐懼懷疑；我們死後將去何處？生命完結後，是否產生新的生命？假若死亡是精神和肉體的總崩潰，永久的毀滅，這是多可悲哀的事！人生實在不值得活下去了。當代的許多科學家都相信人死後是仍然有生命的，雖然他們無法在實驗室中加以證明，正如他們相信，雖然他們無法在實驗室中加以證明，研究精神狀態的美國賴因博士說：「超感覺的悟力，已被發現在不受時間和空間限制下而工作着，這一發現即表示：人的精神是能離開自然的時空系統而活動的，所謂死亡，似乎只是在時空中宇宙逗留時所發生的事情，所謂永生不死，便是一種不受空間時間影響的自由」。

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亦如莎士比亞說：「死亡是旅人們一去不回的，亦如莎士比亞發現的國度」。現實的經驗，對死亡無法去揣測，只有聰明的避而不談；為維持目前生活的一切欲望，已使大家忙得喘不過氣來，不談生而談死，將被斥為荒唐無稽！雖然死亡的魅影，使每個人深心顫慄，為荒謬無稽！雖然死亡的魅影，使每個人深心顫慄，要留餘步；肉體的享樂以外，說着一死了之，將生命修養，所謂靈知不泯，或說因信得救，將生命延續在不可知的世界——或說因信得救，將生命困憊，不過它詳細的方式究竟如何！到還是一個人的意識。

有些學術界有地位的學者，以唯物論的論斷，却主張人的生命存在，就靠十萬八千根腦神經的主宰，人死了等於機械停止工作；組織肉體的化學元素破壞分散，一切歸于毀滅。這種斷滅論者，對人生社會的影響，實在可惡可怕，一個人活着的目的是什麼？如果全為生活而生活，人生毫無意義可言，這才令人灰心失望！

惟有佛教的理論，對生死緣起揭開了謎底，有一套正確詳細的說明，對於人生的奧秘，使我們感嘆而警覺，這一層生命實在有無上價值，上界下墮，操在一念正信。生命的流轉正如執在手中的一根火炬，把它舞動成一圈圓環，移動相續，無始無終，生命存在的方式，却是根據自然的因果律，由自己身心行為所造成，種下惡的業因，來生也許墮入地獄，或變成餓鬼，畜生，貧窮下賤；為善利人，自然可以昇上天堂，或投生人間為大富大貴，甚至往生佛國清淨世界。各個人的環境，才貌，智慧，貧富，完全承受過去生中的業因所成，即是我們所存在的社會國家世界，也是由人類共同的思想，潮流，所作的「共業」所感，而形成。一切先由自作而後自受，所謂命運的主宰實是過去的業感，而非他力或神所能操縱。記得童年住在外婆家，春天的花壇開滿了大朵嬌麗的牡丹，嬌紅紫紫，笑靨迎人，不由地偷摘下一朵，握在手中把玩，玩得膩了，撕下片片花瓣，任它飄浮水盆中，煞像一隻隻小船。外婆見了，申斥說：「你學壞了！這樣好看的花糟蹋了，來生一定要長成個大麻煩！」這話給了我深刻的印象，人總是對未來存着希望，即是死後，也相信將重來人間，我們對一切美好的東西，知道愛惜，不去故意破壞，種一個愛美的「因」，希望來生得一個面貌美的「果」，這是合理的想法，希望來生的話生很大的警戒作用，從此我不再糟蹋花朵。

佛法的緣起業感說，的確是合情合理的，不則「天」為何厚此薄彼，造成人事，性情，智愚，貧富，幸與不幸……種種矛盾不平，若說隨命運之神，一時高興隨便安排，簡直是無理可循的無理取鬧之神的假設，沒有確實的事例做為左證，困難的是：佛

法是要個人向內心去探求，精進修持而證得，不能拿任何對象來實驗，前生和今生之間，經過了死亡，身心一度破滅，精神和肉體分了家，一般多不能記憶前生的經驗，流轉在生死輪迴六道裏，完全是自然力支配；等於今生是前生的「了差」，來生又是今生的「受報」，肉體，心識改頭換面，加以無明的覆蓋，昏昏迷迷，意識的範圍，只被關在愛和慾的旋渦中，不承認不相信三世業感，是理所當然的！唯有大覺的聖者，澈悟了宇宙的奧秘，了了分明，所以佛經說：「因果唯佛能證知。我們如果對因果律有深切的認識，以我們現生種種事理作為研究和分析，足可以正確地去解答許多人生問題，改正許多庸俗的知見，提高對人生的興趣，更可以省却無謂的煩惱；對個人的人生觀起碼有幾點裨益：

第一、排遣了宿命論者的悲觀。現生一切，不是命定了不可更動的，舉心動念以種善因為出發，不一定可以改過求神問卜，消除過去業障。遇事不必驚慌于求神問卜，或信託于江湖術士的相面算命。自求多福，在于自己心理的革新。

第二、面對現實和真理。現實是過去生中造成的業感，不承受過去，即不能消滅將來。我們處在這苦難雜亂和矛盾的世界上，微幸能把握現生的人生，打出一條真理的途徑，因此可以把握現實認識得更清楚，堅定起信心，增強勇氣，充實自己的生活；面對現實實擔負起愛人救人的義務。

第三、不必怕死。死亡是人生的變幻，了了的事，死亡並不是結束，而是一次探險，我們平時有了計劃和準備，死亡正以到來的世界去旅行一樣，自會毫無痛苦和恐懼，因為有了佛法的信賴；相信要去的國土，一定勝于現生的世界，佛教徒意欲修持不向空談，完全為的是儲備往生的資糧，修淨土宗者，虔誠專心的念佛，最高成就得念佛三昧，寧靜心安快樂而獲得解脫，過去有許多真實的事例可作明證。

許多真實的事例可作明證，我們知道生命不受時空限制可以擴展，最是值得珍貴和利用的；恢宏的胸襟，清明的理智，崇高的目的邁進！

● 觀 心 ●

叢林生活話趣

(一)

廣慈

一、眼鏡收起來！

叢林裏的生活，非常的嚴肅；叢林裏的規矩，也非常的苛刻。常有一般當職事的師傅們對住家這樣的說：「你們來住叢林，就要受嚴格的訓練，去除一切不良的習氣。叢林就好比一個大冶洪爐，不論什麼東西到了這裏面來，都要使它變化易形，那怕就是鑄鐵頑銅，也會使它化軟變樣……」從這幾句話裏，我們就知道叢林生活是如何的嚴肅了。

一般沒有住過叢林的出家人，往往不敢進門一試，這是意料中的事，就是一般不受寺規約束的居士們，一進這生死叢林的大門，也就自然的輕手輕腳，鴉雀無聲。他們的行坐都要莊重，甚至連眼睛也不敢亂翻一下。記得有一位老居士，他聽說大寺院裏的規矩，比皇法還要利害，因此心裏常想到寺院裏去看個清楚，可是當他到了寺院的門前時，他又沒有勇氣進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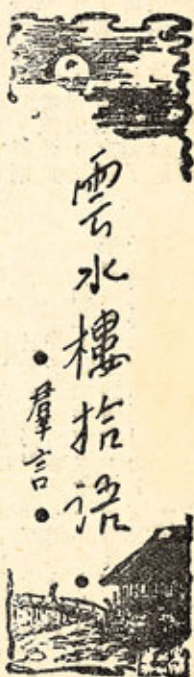
有一天在一個下午三點半鐘的光景，寺裏正是做晚課的時候，那鐘聲、木魚聲、誦經聲，聲聲都打動了他的心，他鼓足了勇氣，走進寺裏的大門，但又不知被一股什麼力量，心裏覺得蹦蹦的亂跳。

他的脚不由自主停在大殿的門前，整理了一下架在鼻樑上的老光眼鏡及全身的衣裳，然後慢慢的向大殿的門邊一步一步的靠近，他看見一排一排，一行一行的出家人，比軍隊還要整齊，像菩薩一樣的莊嚴，他的眼裏裝滿了這莊嚴慈祥的相貌，他的心化成了他所看到的一切。躲在老光眼鏡後面的眼睛，眨都不眨一下，那陷凹的嘴唇，圓圓的張開着，不要說就會知道，這是一副忘形姿態了。

大殿上處罰人的聲音不時的傳到他的耳鼓裏，他發覺那位穿來走去的師傅，真是利害，他心裏想走，免得遭到難看，可是他的脚並沒有動，正在這時他身旁的那位出家人，微微地向他看了一眼，因此招到僧值師傅的一聲大吼：「把眼睛收起來！」這是一聲叫出家人不要亂看的警告，却把這位正看得入神的老居士嚇了一跳，趕快把架在鼻樑上老光眼鏡，拿下來放進口袋裏，於是他的眼前一片模糊，什麼也看不清了，回頭向山門外就跑，出了大門，帶上了眼鏡，回頭再看那巍巍的寺院，嘆了一口氣道：「阿彌陀佛，規矩真利害，連我的眼鏡他都不准帶，還要叫我收起來！」

二、一首叢林歌謠

走進大寺院的上客堂，就會看見



雲水樓拾語

· 羣言 ·

十四、人人要有「菩薩心腸」
進了省立宜蘭醫院的大門，就會見到有一塊很大的匾額高掛在那裡，上面寫着「菩薩心腸」四個大字。這是拿菩薩慈悲利人的精神來稱讚勉勵醫師和護士的。其實，社會上無論那一個，誰都應該要有「菩薩心腸」。所以，「菩薩心腸」四個字，不單是要掛在一個省立醫院裏，而且應該要掛在每個人的心頭。(迦)

十五、佛菩薩是人海中的救星
在臺灣的這個自由寶島上，人民對佛教的信仰，幾乎人人皆是，「家觀音，戶彌陀」，決非虛語。在臺灣最尾端的鵝鑾鼻燈塔主任周文育居士辦公室的裏面，供奉了一幅莊嚴美觀的西方三聖五彩像，周居士說：「這是臺灣最尾端的佛像了。燈塔是茫茫苦海中旅客的救星，佛菩薩是無邊人海中的慈航，誰都要靠他才能得救！」善哉！斯言也！(慈)

十六、讀四十二年終的佛刊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十二月十日，一連的郵差送來三份佛刊，這就是人生雜誌，菩提樹雜誌，中國佛教會會訊。
其中有一個主題，就是糾正圓明在覺生月刊上的胡說。
人生上掃邪力士提出四點意見：一、要一致來撲滅圓明的邪見！二、要請中佛會宣布圓明為佛教的叛徒

！三、要求各正信佛刊不要刊載圓明的邪見言論！四、請同道們勸親友不看圓明的文章，功德勝過七級浮圖。
菩提樹上南老法師說：今說者剛出洋兩年，硬要把佛學拉回哲學，並以佛經中有許多神話，鬼話違背事實不近人情，與科學相抵觸。我以為過去的洋學生，雖毀廟逐僧，但還沒有謗法。今說者大約是已無廟可毀，無僧可逐，所以來做謗法的工作，這一點倒也頗得時髦」。又說：「科學者要以科學證佛學，而佛弟子要以科學反佛學，古今之矛盾，未有大於此者，這才真是奇跡！」

會訊上刊載中佛會第三次理監事會議，常務理事某老提議覺生月刊發表圓明違反佛教基本教理文字，本會應取如何態度，請公決案，決議是移請監事會議處。
朱鏡宙老居士來信說，讀後，甚覺雲霧而見青天，真有同感也。(勇)

十七、提婆達多可以休矣
讀五卷十二期本刊「圓明胡說」一文，作者掃邪力士代表了百分之九十的佛教徒吐出了心中要說的話，真是大快人心！
有人說「圓明是中國佛教的提婆達多，他要作新佛，當然他要說釋尊不是全知全能，所以搬出一套新的經典(胡說)來號召誘惑認識不清的青年」。
現在不但「人生」出來仗義執言

那些專喜過雲水生涯的上客高僧，他們不論大寺小廟，都要住他個一年半載，一方面學學寺裏的規矩；二方面參拜各方的大德。因此他們對全國各大叢林小廟的內情，非常熟悉。如鎮江金山江天禪寺，是以參禪為主的道場，在他禪堂裏住過的人，都說金山禪堂裏對盤腿子是很注重，坐香的時間到不算長，但是必須雙盤。或單盤。揚州高旻禪寺，也是一個專門禪宗的道場，在他禪堂裏坐香的時間很長，但對盤腿子倒很馬虎，假如你腿子痛起來了，可以放下來站一下，然後再坐。常州天寧禪寺，也是一個禪宗的道場，但也有佛學院和念佛堂等等，因該寺田產豐富，對大眾的供養方面，已够一致稱許的了，而禪堂裏的放參（參禪人吃的晚飯叫放參），那更是口皆碑，人人道善。龍潭寶華山隆昌律寺，是一個律宗的道場，以傳戒為主，住在又深又高的山頂上，交通不便，蔬菜不生，對大眾的飲食非常清苦，每日的大眾菜，只有很少數的鹹菜葉在碗中飄動。上海海潮寺，雖也是一個大寺，但以經懺為主，寺中規矩不嚴，住眾多任意隨便。

這些過雲水生涯的上客們，一空下來便三三兩兩的談個不休，論長道短。這下面的四句歌謠，是他們常掛在嘴邊談論的：

金山腿子高旻香，
寶華山的鹹菜湯，

天寧寺的好供養，
海潮寺裏拉拉腔。

三、寶華山受戒

寶華山隆昌寺，是全國聞名的律宗道場，每年春冬兩期傳戒，從四方來此受戒者，每期近千人之多，不分省籍國籍，不論凡夫善信。是我國三個半戒壇中的半個戒壇，因為初結壇傳戒時，戒台放光半日，所以稱半個戒壇。

在戒期中，因人數多，大眾的生活用品，供不應求，因此受戒的人每天除了正式重要的佛事以外，便帶着扁擔繩子，上山擔柴，下山擔米。有時有大施主上山設齋供衆，什麼豆腐齋和如意齋之類的還是鹹菜湯一碗，就是設最好的上堂齋，也還是吃的雪花菜（豆腐渣）。山上沒有電燈，到處點的是些古老的油燈，那微弱的光芒，照在那麼大的殿堂內，當然仍是一片黑暗。這種清苦的生活和每天佛事的忙碌，把新戒菩薩們拖得瘦瘦皮猴一樣。致於每天的打和罵，那是每個受戒的人，必得的贈品。

五十多天的戒期圓滿後，背着那簡單的行李，下山參方雲遊了。有些青年好玩的人，在下山的時候，口裏自然的吐出這下面的幾句話來：

要受華山戒，扁担繩子隨身帶，
打的上堂齋，吃的雪花菜，出了燈油錢，
蹲在黑地拜，那個大傻子，再受華山戒。（待續）

，就是「菩提樹」「會訊」，也都紛紛來糾正圓明的胡說，想作新佛的提婆達多，我想從此可以休矣！（譯）

十八、一場狗官司

臺灣新生報南部版十二月十五日刊載了嘉義一場狗官司，現在一字不漏，照抄如下：「一個吊銷了執照的老牌打狗隊員，十四日誤殺人家愛犬，引起了一場狗官司。張丁木，原為嘉義打狗隊的一名幹員，後來居此被嘉義衛生局在七月十日吊銷其執照，殺犬大許可證，可是張仍不離行，照一五號附近一隻無主黑犬搖尾而至，便不分皂白，棍起狗落，當場死於非命，不料却係居住長榮街良朋君的愛犬，當下狗主向其理論，鬧至派出所，結果賠狗主五百元了事。」「索狗為生，大享狗福」，阿彌陀佛，賠五百元那能了事，地獄裏的賬是算不清的！（覺）

十九、不要再過矛盾的生活

矛盾的生活，實在是非常痛苦的生活，然而有的自認為是有思想的人也願意過這種矛盾的生活，這中間定有他的苦心在。

昨天我到某寺去玩，聽見甲乙兩君的閒論，頗覺有趣！甲君說：「他在他的某論中說：阿彌陀佛是太陽神的理想化，極樂世界是有真像性（日將落時）假想的，都沒有真實性。他既不信有阿彌陀佛及極樂世界，又應人家請他去念阿彌陀佛，講極樂世界，這實在太矛盾了！自己既有一套思想，為什麼不依自己的思想去做，却要來過這種矛盾的生活呢？」乙君說：「他那些人都這樣。他的門人做了一部經的註解，前面說這部經不是釋迦牟尼佛說的，到後面『爾時佛告某』

某菩薩」的地方，却又肯定的解釋說：「那時釋迦牟尼佛告某某菩薩。」

我聽了甲乙兩君的閒論後，知道他們單曉得人家的矛盾，而不曉得人家矛盾的原因，所以祇加以批評，而沒予以同情。我則深知人家矛盾的原因，所以很同情人家的苦心，前者是為着應酬人情，祇好忍耐着過幾天思想與現實矛盾的生活。後者為着要獲得著書立說的功名，那能顧得了自己說的話的矛盾？祇要胡亂的出他一部書就好了。他們確實是有一番不得已的苦心的。不過我除了同情他們的苦心外，也還是希望他們以後最好不要再過矛盾的生活，以免引人譏諷！（虛）

二十、為什麼要化緣？

臺北某一位本省籍的居士說：「中和鄉××寺化緣修廟已化了二十多年，這期間從未間斷，他們本領高明，常常到各商店挨戶募化，真使人難以招架，現在當那寺中的人剛走到商店的門口，店裏的人就會說：『請你不要來，我們現在不信仰佛教了』。這並不是店裏真的不信仰佛教，而是以此來推辭。我們聽了此話深有感慨！今日日本省寺院並不算少，何必違背良心而用建築佛寺的美名來榨取人民的血汗呢？他們說得很好聽，某處要建築地藏殿或彌陀殿，難道地藏和彌陀沒有入建築殿宇，就沒有戶藉要給警察提去關照麼？果就如此說，地藏王彌陀佛因你的善心真要感激你了。不過請自問良心，所謂建築者，究竟是為了個人面子或享受，還是為的彌陀佛和地藏王呢？這種化緣風應該止了，讓信眾的餘力，來替佛教的文化教育，慈善等事業做功德，那就救了佛教的命了！（夫）

自殺者的悲歌

上官慧劍

人生自殺是最大的罪惡，自殺不是滅苦的方法；釋迦牟尼佛不會拯救一個懦夫，佛國裏不會收留殺人犯！就速地獄裏也不能讓自殺者容身！

小尼沙，年紀青的孩子，是首陀羅種族屠宰業者的後裔，當然，首陀羅種族的祖祖代代，都是天賦的奴隸，他們永遠是豬仔的劊子手。

個強壯的尼沙，是首陀羅種族的一個小怪；他那極強烈的自尊心使他感到奴隸世界的暗無天日，於是這種個強壯的自尊轉變為最脆弱的自卑意識。他感到自己永遠是奴隸，奴隸永遠得不到自由，奴隸永遠屈服在貴族，婆羅門的腳底下，雖然釋迦牟尼曾在這個國度大呼平等慈悲，末法時代罪惡的人心却依然存在。因此，他了解奴隸的字眼裡永遠找不到『自由』、『反抗』的字眼。果真，他太年青了，才十九歲，沒有成熟的心靈，受了一肚子不明白的委屈，於是他選擇一個黑夜，當家裡老奴隸們夢中鬧革命的時候，從屠場裡摸出一把尖刀，溜到一株榕樹的蔭下，他伏身祈禱說：

『佛呀，接待我吧，我永遠要解脫我底奴隸生活。』說完，他把屠刀顫慄地送進自己的胸膛，正如他平日送進豬仔的胸膛一樣的熟練。完了。死，在奴隸的世界裡是平凡的，五印度的階級社會對一個首陀羅種青年的死，一如一條豬仔的死。

但是，小尼沙的自殺，雖然在階級性的社會裡，但也獲得了一些貴族們的同情，如一個狗販子惋惜一條狗

的病故，因為，在他們的眼中，尼沙確是一個較好的奴隸。

尼沙的自殺，並不如人們所說自殺之後的那麼平淡；人死如燈滅，在尼沙的冷硬的屠刀切進自己胸膛的時候，他感覺他肉體之火雖然熄滅，如果人們承認靈魂存在的話，那麼他那幽暗的靈魂生命，已如一片秋葉在大氣中遊蕩了。

宇宙在鬼魂的領域中，是充滿陰晦窒息的悶氣的。那裡沒有光明，所以他要急急地尋找他那祈禱中的佛國，但是，鬼海茫茫：到那兒能找到莊嚴美麗的佛土呢？他迷惘了，像一隻失去操縱的氣球。突然，他發覺了，在黑暗的一角，有一支燭光出現，燭光下有一個戴鴨舌帽子的醜怪，但是一張和善的面孔出現，這和善的怪物向他招手了。

『尼沙！跟我來吧！跟我走可以找到你光明的佛國！』他說。

『你是什麼人呢？我，我……』尼沙喃喃地問。

『我便是接待你的使者，但是，我是……唉，跟我走吧，準沒錯！』

說着，說着，這和善的醜怪向他一招手，小尼沙便不由自主的跟他走了。說也奇怪，腳也留不住了呢。一時，這兩個鬼魂便如疾矢般地穿過許

多人間稀有的光怪陸離的地獄城市和村落，有時，小尼沙看到伸出血紅的舌頭走路的人，和提着腦袋的工作者，竟吓得哭起來，然而哭是無濟於事的，這醜怪沒有一絲同情，只是勉強的哼一聲，便算是給小尼沙壯壯膽子。

『到了！』這醜怪說：『這是我們的『思無邪宮』，那裡有我們的王。』會接待你的，去你的吧……』這傢伙話猶未完，猛的一擱，小尼沙跟蹤的蹤跡到了，等到他爬起來的時候，已看不到那醜怪了，他看看自己，這把他更吓死了：他的身傍有八名青髯獠牙手執鋼叉的大漢，向他怒目鷹視，他的前面還有兩個類似人間的人：他們三個像一群羔羊似的縮成一堆。他偷偷向上面一看，喲！原來已到了中央放一張紫色木的大書案，後面坐著三個人：中間是一身黑袍，面如古銅，眼大如鈴的王者，右邊是一個赤面紅髮的鬼官打扮的，左邊是一個青年，文綽綽的，像是秘書這類的。

他想，這就是那醜怪所說的什麼『思無邪宮』了，中間坐的大概是他們的『王』了，鬼王，掌管人間生死善惡的傢伙。現在這裡空氣，顯然是法庭的氣氛。他想：我並沒有犯法呀，既然到如此，也只好聽他去了，誰料想這鬼地方也是黑漆漆的呢。

『跪下去！』一個鬼兵叱喝。

『這個人是什麼身世？犯什麼罪？』

『該到那兒去獲得他應有的報酬？』那王者向紅臉的問。

呵，凌厲下，以滿足他的私慾，按鬼律第九十三條，這人口舌作祟，其心可誅；應處拔舌地獄十年，然後罰為人間啞子十世。』那紅面者似在背誦詞的說着，那年青的伏案筆錄，然後有兩個鬼兵以雙叉鉗背而下。

『帶第二個上來！』王者說。

第二個又上去了，也乖乖的跪了下去。

『這個人？……』

『此人陀利迦，三十歲，生時趁國危亡，作敵國奸謀，因致國亡，依本律五十三條：亡人國者，應墮阿鼻地獄萬年，永住黑暗；然後罰生為豬仔，永為刀俎，供人吮其血肉。』紅臉者說畢，這人並無怨言，俯首認罪，又有兩個鬼兵以雙叉插過前胸肌肉而挑下。

『這次該輪到我了』，小尼沙想：這兩個傢伙都是罪犯，又都是末伯，而任這鬼律隨便判罪。

『跪上去』，一個鬼兵一腳蹬了過來，小尼沙畏了，他爬上去。

『這個孩子來做什麼？』那王問。

『殺人罪！多重殺人罪！』紅臉的鬼官說。

『沒有沒有，天呀，我是自殺了的好人嘛！』小尼沙冤屈地申辯，『難道你們這裡也這麼黑暗？』

『嘿！』紅臉的鬼官瞪了瞪鬍子，『就是，就是，就是你殺了自己，才成為多重殺人犯！』

『怎麼？』小尼沙幾乎氣炸了肝，『你們真不講理呀！我竟被你們的鬼怪騙來了！』

『嘿！』紅臉者怒了，大吼說：『你這小罪人，你知道，那時的你

摩迦，本刊主編。

者，以還一刀殺身罪惡，然後罰爲山狐
胸，每世出生不過週歲，爲獵戶箭穿前
而死，僧還其不惜生命的果實，下

社址：臺中市和平街三九號	零售：三元	全年：三十元	江清	江清	張廷榮	李炳南	李炳南	李炳南	壽炳	方炳	融官	上慧	若水	觀心	田君	許文	周道	慈氏	芬陀	宗律	南亭	念生	唐湘	
因果報應	刀口之蜜	迎佛元二五十七年	佛學問答	臺中學社佛學常識課本	佛教要義	通訊	祖緇	建議	佛學與學佛	妙慧童女經的啓示	宗教信仰與科學理智	演講	重習的資格	眞正的依處	律學集要	論著	論教化，推銷，贈送的因果觀念	六道輪迴與業	教性第一					

「去吧！」鬼王，鬼王啊！小尼沙大呼大叫，慘然地嘶喊，但是他極度懺悔的心，也晚了；於是於他極度懺悔的心，又住了，被兩個鬼手挾持着，然後用心又插了前後胸脯，插進去了，他感覺到了他底心肉只是一陣抽搐的酥麻，他覺倒了。

當他再度清醒而恢復痛苦的感覺時，他已遍體血肉分離，有千萬把刀子，密密層層的插在他靈魂的軀殼上，這時候，他還想到，還有無盡期的獵人底鋒利的箭頭，將年年穿入他底胸膛。

註：『首陀羅』是古印度的賤民階級的一種族。

『婆羅門』是古印度宗教僧侶的名稱，屬於貴族階級。

結存臺幣	共支	支郵資什費	支配紙十令	交辦撥費	支編輯車資	支報紙及封面紙	支訂單小啓	支印費	共入	入上存	入訂售刊款	入讀者捐助	入董事款
三、二六五〇〇〇	一、二五八〇〇〇	一、〇三〇〇〇	一、〇三〇〇〇	一、〇三〇〇〇	一、〇三〇〇〇	一、〇三〇〇〇	一、〇三〇〇〇	一、〇三〇〇〇	三、三九六〇〇	八、八六六〇〇	四、八六六〇〇	一、八五〇〇〇	八、五〇〇〇〇
六、八八〇〇〇	八、八八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	四、四六六〇〇	一、三三三〇〇	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

—— 上年十二月份 ——

茲承（恕不稱呼）

一、社董孫清揚捐貳百元，周王青連壹百元，阮隆愈捐貳百元，黃玉圓通，殷金秀芳，李觀靈，時本嚴，張少齊，應本慧，侯本智，各捐五拾元

二、讀者劉惟實，李本慈各捐壹百元，如平法師，胡夫人各捐五拾元，檳城極樂寺捐參百元，佛教居士林，藥金鎗居士各捐貳百元，施性統董事，劉勝覺董事，王世益居士，施敦維居士，施性儀居士，蔡文沛居士各捐壹百元。

三、社董謝鳴臬，吐登利喇嘛，孔憲航，江茂森，李再生，蔡貞人，各捐港幣五拾元。

鳴謝 特此

含笑山房隨筆

胡國偉

一、從笑話說起

1. 笑話非笑話

笑，是愉快的表情，笑話，是好笑的諧話，但我要說的不是這種「笑話」。笑話又是一種輕薄的表示，比如我說的「不對，你歪一歪嘴，橫射一眼，說一聲：『笑話！』」表示不滿。這是另一義，但我要說的也不是這種「笑話」。假如我說的「不對，人家罵我一聲：『笑話！』」我也覺得罵，而受之。何以故？以說的不對故。就算我說的對，人家罵我，我也無所謂，一笑置之可也。任何橫逆之來，如能一笑置之，便是破除煩惱障的無二法門。能去煩惱，自然愉快，愉快的表情，便是笑。我以笑的心情學佛，所以學佛是愉快事。佛有密意，含而不露，拈花微笑，悟者得之。含領會如來密藏。笑，參悟微妙禪機，這是何等神悅境界！心境圓融，又是何等妙趣！以有佛趣，故應笑。笑而無聲，故曰含。我要說的是有關含笑的話，非凡夫俗子之

所謂「笑話」也。

2. 含笑有何義

「含笑」是花非人，我則是人非花，為何以花為名？六祖偈云：「花情參悟已，菩提果自成」。花以香供佛，自是有情；能笑，也是有情；笑而含，是會心微笑，更屬有情。「有情來下種」，直至花開見佛，一切「有情」，皆大歡喜，人笑花笑，何分彼此？渾然相忘，豈不甚佳？以渾然故，無可比擬計量心，曠神怡，遍虛空界；由花情以表心境，由心境悟到妙覺圓明的本性，以證菩提果；「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能，不生法相」，豈不甚妙？吾根鈍，如此參去，不知當否，請問六祖，以為如何？若云「果自成」，則吾未敢！以「含笑」無果故。只是遊戲人間，笑笑而已。

3. 笑中有因緣

有情既下無漏種，「有因種還生」，種既生起

，復有「增上緣」，則樹長花開，是「自然性」。就科學言，這是植物生理。以言人性，又當別論。人性即佛性，見性即見佛，性是固有，妙常寂寂，故名本性。既名本，便非順乎自然而來，所以佛說楞嚴經，再三以「非自然性」告誡阿難。法以因緣生，性則寂靜本然，與因緣無關，所以我取名含笑，從法不從性。云何從法？以笑中有因緣故，且看下文分解。

4. 讀經亦會笑

余居靜修禪院已三年，禪房兩窗有含笑樹，每喜倚窗靜看楞嚴經，至玄妙處，輒作妙不可言的會心微笑。舉眼看花，花亦莞爾含情，微風過處，送來陣陣清香。若說花無情，為何香撲我鼻？若說花有情，為何笑而不語。無一言慰藉？如果含笑對含笑，默然無言，若有情，若無情，「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若非無想」。如是因緣，即生法。無生有，有生無，若離若即，不即不離，無礙禪機密意，盡在含笑不言中，因取名含笑。此情此景，其樂何極？樂極亦不生悲，故看經不會笑，常笑即極樂，何必到西方？故曰遊戲人間。（待續）

無題 若水

狼狽的時光不停地向前飛行，
不知奪走人間多少美滿愛情？
消魂岸已漾不出難解的嬌音；
波兒因聽不到那親密的妙語，
空向巖礁嗚咽！

愛情是一首神秘甜美的詩歌，
多少人為那逝去的春夢消瘦！
象牙琴鍵上已無揮動的素手，
愁曲的女神何時再賣弄歌喉？
墳頭低垂青柳。

附註：在十九世紀法國詩裡，有兩首最著名的抒情長篇：一首是拉馬丁（Lamartine）的湖（Le Lac），一首是繆塞集中那篇哀曲（Elegie）綠西（Lucie）。二詩纏綿悱惻，工力悉敵，一直為世人讚美傳誦着；但以佛法的眼光看來，不過為無常下一注脚而已！今改變原詩詞意，縮為兩段，以饗讀者。

白茶花 心然

玉山的白雪沒有你光澤，
美艷的玫瑰沒有你清秀，
翠綠的青松沒有你風雅，
嬌羞的臘梅那有你有大方？
無瑕的童心因你而鼓舞！
純潔的意志因你而飛揚！
淨慧靈智因你而照耀！
污濁的煩惱怎不因你而濯清？

無常 震亞

痴想長生不老的秦始皇，
而今攻上蔓草荒涼；
人們一樣的在夢想，
結果自己被夢想埋葬。

× × ×
鳴蟬喚來了炎夏，
秋雁駛來了嚴霜，
接濟群鳴戲泳在春暖的水上。

× × ×
多少的靈魂離了死屍，
多少的靈魂又在軀壳裏躲藏，
誰能叫虛幻有一天死亡？

× × ×
昔日山丘，
而今日成為海洋；
郊野不時新添着墳場，
一切均在變樣！變樣！

釋迦牟尼佛傳

摩訶

一 序 說

我們要想了解某一宗教的內容，以及某一宗教是不為我們人生所需要，則我們一定先要了解某一宗教的教主。他的人格，智慧，是否值得我們崇拜信奉？以及我們崇拜信奉了他，他是否真能指示我們解脫人生的煩惱痛苦？我想：這是我們信仰宗教首先需要知道的問題。

因為我們信仰宗教，不單是暫時求得精神上的寄托，心靈上的安慰，而最高的目的是了生脫死，離苦得樂。所以，當我們信仰宗教的時候，就要首先知道他的教主是否有歷史的可靠？人格是否已經到達完美？自性是否已經清淨？本身是否已經解脫？這些問題，都不容許我們忽視的。

佛教教主釋迦牟尼佛，出生在西紀前五六三年四月八日，降誕的地點就是被稱為四大文化古國之一的印度，這是在中外歷史上均有記載的。所以，佛教的教主釋迦牟尼佛，決不可以把他看作是來去無形無跡的神仙，也不可以把他看作是玄想出來的天帝。他是有出生的時間、地點，他更有生養他的爸爸、媽媽，他實在是經過多年茹苦含辛的修行而才成就的一位大智大覺的完人！這是稍通歷史的人，都一致公認的。

釋迦牟尼佛出生在人間，生長在人間，成佛亦在人間。他是我們長夜漫漫的人間的慧燈，他是我們苦海茫茫的人間的舟航。他的人格已經到達最完美的境地，他的自性已是清淨不染，他已經解脫世間上一切束縛煩惱，他已經遠離了人生的生死痛苦。他住世說法四十餘年，告訴我們求得解脫的方法，指示我們應行的正道。他所留在這人間的佛法，無一不是從他大自覺海中流露出來，無一不是我們離苦得樂的方法。

我們假使在佛教的懷抱之中，既可以把佛教當一種宗教來信仰，也可以把佛教當一種學術來研究

，同時，創立佛教的教主釋迦牟尼佛，更可以做我們每一個人做人的最高的模範。

釋迦牟尼佛是世間上最崇偉大的聖人，佛教是世界上最圓滿博大的宗教。佛教流傳在今日，雖然已遍於全球，但遺憾的是宣揚佛教的教徒，都重在玄談，而忽略了釋迦牟尼佛現化在世間上的精神。理論超過現實，都沒有體會到釋迦牟尼佛住世的本懷。唯有發揚釋迦牟尼佛救世為人的精神，才能更令人有所敬仰，有所效法。

二 釋尊住世時的印度社會

很多人都以為今日出家學佛的人，是逃避現實，消極厭世，這實在是誤解了出家的本義。佛教教主釋迦牟尼佛，他所以出家修道成佛，一方面當然為了解救自己生死苦惱的問題，但另一方面是為了解救被壓迫的人民。我們知道釋迦牟尼佛住世奮鬥的經過，一定會明白他實在是一位偉大的革命者。

他革命的對象：一是階級森嚴的印度社會，二是沒有究竟真理的舊有宗教，三是生死循環不已的自私小我。

講到革命的問題，世界上偉大的革命者其數很多，但那些革命與釋迦牟尼佛的革命精神，實有天淵之別。

一般的革命家，雖然標榜為國民的口號，但人民並不每個個都會因此而得到幸福。因為他們的革命是源於個人私利，所以用革命的手段都是殘忍的。唯有釋迦牟尼佛的革命，完全是由於慈悲心腸的激發，他的革命是用慈悲覆蓋一切，感化一切，他不用暴力，行的是不流血的革命，這才是真正的革命。

一般的革命家，大都是由於下而上的。這就是因感到自身不自由，不安樂，而才聯想到別人的不自由不安樂，所以才想推翻不合理的勢力。唯有釋迦

牟尼佛，他的革命是由上而下的。他本是貴為皇室的王子之尊，過着優裕的生活，照理他是用不着什麼革命的，但他看到遭受壓迫民衆的繁多，為了公理與正義，他不能不擺脫了王子的尊榮，用一切衆生平等的真理來為那些可憐的人代抱不平。

一般的革命者，都是向外革命而沒有向內革命，說明白一點就是向別人革命而沒有向自己革命。唯有釋迦牟尼佛，他知道每個人都有一個自私的小我，都有生死之源的煩惱無明，為了求得真正自由自在的解脫，他不得不向五欲榮華富貴革命，捨離一切的愛染，去過平實的生活，這才是真正的革命。

講到釋迦牟尼佛革命的對象，第一就得先要了了解當時印度社會的組織，第二要了了解當時印度的宗教和思想界，第三要了了解自私小我的可怖！關於當時印度的宗教和思想界，在次章會說明；向自私小我革命，這在本傳裏處處都有說到，現在先來敘述當時印度社會的組織。

原來，是在三千年前的印度社會組織，因為職業的分化和種族尊卑的觀念，形成了征服者與被征服者的關係。雖然同是征服者，却又分貴族與平民的劃分；被征服者，那就是被公認的賤族，他們就是遭受岐視和壓迫的所謂奴隸。

征服者的第一階級是婆羅門，這就是古印度的宗教徒，他們為了維持自身的權利，和鞏固在社會上的崇高地位，把印度的社會分成四個階級，他們自己列在第一。他們的權威、權勢、都靠了一卷摩奴法典，其他階級種族，要無條件的尊奉、信仰。由於印度當時產生了這一種特殊的階級，素來游牧人民悠游於夢似的生活，像在碧綠海水上飄浮的小船被沉沒了。婆羅門用卑下的儀式、祭禮、梵咒、像鐵鎖似的束縛了五印的人民。

第二個階級是刹帝利，這就是和婆羅門同樣被尊敬着的王族。這些王族，就和我國當初封建制度

五 淨飯王與摩耶夫人

在靠近雪山南麓森林繁茂的地方，有一個很富裕的國家建立在此，這就是有名的迦羅羅國。國王淨飯大王是迦羅羅族中的族長。他很英勇能幹，智勝德高，自從做了國王以後，把一個迦羅羅國治理得真是「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因為他是一位威愛兼備的大王，所以很受臣民的擁戴。全國的人民，在他英明的領導之下，都豐衣足食，和平安樂的度着寶貴的歲月。

年青的淨飯王，少年得志，在家中是一族的首長，在政治上是一國的領袖，因此，各國的公主，名門的千金，都在暗自的為自己終身的大事祝禱，希望嫁給這位年青威武的國王。

終於，拘利族的天臂城主善覺大王，有一胞妹摩耶，長得真是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加之她的溫和賢淑更是遠近聞名。年青的國王，美貌的公主，就這樣結了美滿的姻緣。

淨飯大王自從結婚以後，夫婦的感情，如魚得水，真似人間天上。

暑往寒來，秋去春至，日子像流水似的流着，淨飯王和摩耶夫人，青春的年華，也隨着匆匆的歲月逝去了。一向陶醉在歡樂裏的國王夫婦，在他們生活的圈子裏，終於投進了一團暗淡的煩悶的陰影。

因為淨飯王和摩耶夫人結婚以來，一日復一日，一年復一年，他們的膝下還沒有一個嗣位的王子。淨飯王在處理國政之暇，回到宮中的時候，看溫和善良的夫人，望望宮中寂寞的陳設，總是愁眉苦臉着。

聰明的摩耶夫人，早就看出國王的心事來了。一天，賢惠的夫人就輕輕的向淨飯大王說道：

「王呀！我們的年齡都漸漸的老了，至今膝下猶虛，而且你是一國之王，怎麼能少了一位王太子呢？」

「唉！……」淨飯大王深深的嘆了一口長氣。

「王呀！我說」，摩耶夫人坐了靠近淨飯王：「你不要老是像這樣的固執，你就接受一次我的意見吧。自古以來，為王者的宮廷中，都有很多的妃子，你為什麼要廢棄這個慣例呢？你看，宮中的妃子除了我的妹妹摩耶波蘭波提以外，其他的妃就寥寥可數。你趕快再多尋幾個如花的美人，她們說不定會為你生下一個可愛的王子。」

「不」淨飯大王堅決的問答：「命運如果是注定的我沒有後代的話，就算我得到天下所有的女人，也是一樣。」

淨飯王口頭上是這樣說了，但心中的憂慮却是與日俱增。

摩耶夫人，她是迦羅羅國的一國之母，她的相貌如同秋天圓滿的月亮，她的心靈如同池塘中清淨的蓮華。然而她不能為迦羅羅國生下王子，她不能為淨飯大王生下一位這個國家未來的主人，心中更是常常的感到煩悶和不安。

那是在摩耶夫人四十歲的時候，在一個萬籟俱寂的夜中，夫人舒適平和的睡在床上，她於朦朧的睡夢之中，忽然見到有一位長得堂堂一表的人，乘坐一頭白色的大象，從虛空中慢慢的走來，當走近夫人的時候，就從她的右脅而進入了腹中，夫人一驚，從夢中醒來，方才知道剛才做了南柯一夢。

夫人醒來以後，把這個夢告訴睡在她身旁的淨飯大王，淨飯大王聽了，和夫人一樣，他們都感到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夢。

夫人自從做了這個夢後，她就和通常的女人兩樣了。她，每天幸福安樂的過着日子，沒有憂慮，沒有苦惱，更沒有憤怒，貪慾和虛偽的心生起來。她不喜歡喧鬧的地方，每天只歡喜在空閑幽靜的林旁或水邊遊樂。

沒有過多久，夫人把懷妊的喜訊告訴了國王，淨飯大王這一聽之下，喜得真是心花怒放，他得悉了這個希望二十餘年的喜訊，把往日積鬱在心頭的憂悶，完全掃除。

六 藍尼花園中太子降誕

日子在歡樂中過去，王妃摩耶夫人十月懷胎漸漸的滿了，但他還是照樣的歡喜到寂靜的郊野去散步。青枝綠葉的草木，潺潺有聲的流泉，夫人認為這都有助於人生的修養。一天，正是春末夏初的四月八日，這是一個風和日暖天朗氣清的好日子，夫人向淨飯大王說明要到迦羅羅國的都城外的藍尼花園中去郊遊，淨飯大王聽了以後，想到夫人懷妊已經足月了，還有這樣的奇特的興趣和請求，他考慮了一會，就即刻命令了更多的侍女，親自陪夫人到藍尼花園中去。

國王和夫人到了藍尼花園後的不久，夫人在一顆正長得蒼翠蔥綠的無憂樹下誕生了王子。剛生產的夫人，沒有感到一點苦惱；初降誕的太子，也非常安祥。

這時，天空的太陽分外的光明，萬花紛落着分外的美麗，百鳥唱着歡樂的歌聲。這一切都是慶賀太子誕生於人間。

實在說來，太子的降誕，是有着種種殊勝希有的瑞相。他在誕生後不久，自動的行了七步，舉目眺望四方，口中呱呱的說道：「這是我在人間最後的受生，我是為了成佛而才生在人間。我是人中最偉大的覺者，我要廣度救濟一切衆生。」太子說後，天空直瀉下兩條銀鍊似的淨水，一是溫暖的，一是清涼的。太子沐浴後，身心感到加倍的爽快。

空中來了很多的天王和梵神，天王舉起琉璃床的四足，梵神恭敬的捧着珍貴的傘蓋，無數的天人都出現在空中，他們都來讚美這位未來的佛陀。

太子和夫人正舒服的臥在床上，淨飯大王歡喜驚奇的站立在旁邊。就在這當兒，天衣從空中飄覆在太子的身上，世間上燃盡了的新火又熾盛起來，濁的流水都變成了清淨可愛，各色各樣的花兒開得比前更美芬芳，兇惡的人一時也生起慈悲的心來，呻吟着的病者不要藥自然痊癒，很多亂鳴着的禽獸都忽然靜止下來，虐待國民的暴君都轉為賢明，世間上的一切都得到了安穩。即使深居在幽靜偏僻地方的人民，都知道這希有的瑞相，成千上萬的人民，都爭先恐後的聚集到藍尼花園而來。

七 相者的預言

話說淨飯大王在夫人與太子的身旁，見到世間上都變動了的情形，一面是在歡喜，一面又在憂懼。

這時有一位在藍尼花園左右的婆羅門相者，博學多聞，高才善辯，他帶着無限欣喜踴躍的心情跑來，口口聲聲說要為太子相命，而淨飯大王正在

東初法師出關記

星雲

一、先從閉關說起

人生在世界上，不但是爲了衣食住行而生活，其更大的意義還是爲了要求得崇高的道德修養，要發掘無盡的智慧寶藏。同時，今日的國家，佛教，正逢到空前的危難，這都是衆生共業所感，都是時劫造成，這都要從根本上懺悔才可。由於這些原因，屈指往前推算一下，那還是民國三十九年的農曆十二月八日，正逢釋尊成道日，親教法師東公上人在新北投法藏寺般若閣閉關了。法師說，他的閉關是代表衆生懺悔，是求國運興隆，是求能早日光復神州，是求自己的智慧增加。

二、三年閉關期中

法師閉關是以三年爲期的，這三年來，我常到般若閣房禮座，法師把關中研究的心得諄諄指示，使我得益不少。我想三年中訪問過法師的信徒，一定都會有這樣感覺的。

法師雖然在關中自修，但法師利人的精神，却更加積極！我們看這三年來，一本一本的人生雜誌，從未脫期的送到讀者面前，這都是法師主持的。我們若翻過人生雜誌的每期開端的社論，就可以看出法師爲國爲教的那股洋溢的熱情，以及對救國興教的主張。其見解之遠大，悲心之懇切，令人無限敬仰！

三年來法師人雖在關中，而他的心都在國家，佛教，衆生的身上。

法師對於佛教歷史向有研究，閉關期中更寫了不少有系統的歷史研究論文；法師對於禪學，三年來也寫下不少鴻文。「地藏經概說」一書，更是能契理契機；「阿含概說」，把原始佛教作了一次通盤的探討。

法師閉關的是般若閣，對於般若經會精心研究，所作「般若若衆觀」把六百卷大般若經有條有理的分割清楚，「般若」一書，思想史，其真知灼見，更爲研究般若的學者必讀之書！

這三年來，法師對於學問和著作固有了成就，就是三年來看經拜佛的功德，以及增添的智慧和修養，也不知許多。



東初法師入定中

三、出關的日子到了

時間的輪子是運轉不停的，今天——四十二年農曆十二月初六日，是法師閉關三年屆滿而出關的日子到了。在出關的日子要到的這幾天，法師的師友，信徒和學生之間，都興高采烈的談着，談的是直接教化衆生，領

導佛教走上復興大道有人了。因爲法師出關的日子到了，我會先一日到法藏寺來，拜訪法師的人，見了法師口中都說：「恭禧！恭禧！」是的，佛教界中，無論在那一方面，今後又有一位領導者和大家重新見面了，怎能不「恭禧」呢？

法師曾任過焦山定慧寺住持，焦山佛學院院長，中國佛教會常務理事，駐臺辦事處主任，有勇氣，有毅力，有主張，有光榮的歷史，在今日佛教處處需人的時候，誰不希望法師早日出關呢？

四、出關的這一天

法師出關的這一天，是一個天朗氣清的好日子，從早上九點鐘起，諸山長老，大德居士，就紛紛的從各地來了。除了臺北，即連宜蘭、屏東、臺中等地，都有人趕來參加這難逢的盛會，計到有智光、南亭、太滄、印順、白聖、道安、心悟、續明、律航、心然、戒德、成一、妙然、守成、

五、出關後的希望

法師今天出關了，很多人對法師今後如何爲佛教打算是非常關心的，承蒙法師慈悲見告，他出關後，負責人生雜誌，爲自由中國以及佛教的文化而奮鬥，這是不容說了的，同時，法師更希望青年能繼任住持處，容納少數優秀的佛教青年，指導他們研究佛法，因爲佛教急需的是人才，佛教青年更需要的智慧，唯有造就佛教人才，才是復興佛教的根本。（可參閱本刊本期之開拓佛教文化爲興教之根本一文，即可知道法師之理想。）我聽了以後，心中非常興奮，這確是佛教復興的方法，因爲佛教沒有人才，空講很多的理想，總是無用。所以，法師將是個佛教的福音！

你看，這時天空中有一輪朗朗金光，太陽照耀，在來參加慶賀法師出關儀式的賓客散後，我怎能不帶着一股歡欣的心情把法師出關的熱烈盛況和法師的希望記下來留爲紀念呢？

四十二年農曆十二、六、下午

軍航、孫張清揚、黃王圓通、周青蓮、曹老太太、鄭介民夫婦、倪胡本蓮、王平、錢召如、程觀心、李本慈、劉惟實、宋修振、李子寬、吳仲行等法師居士三百餘人，十一點鐘時，請智光老法師說法開關，佛前上供，這時，忙壞了五六名攝影記者，爭取鏡頭，可惜因地小未能容全體來賓攝影，只有部份的和法師合影。攝影後用齋，一片叩頭賀喜聲，不住的繞在法師的身邊，很多人都笑嘻嘻的說：這是自由中國今天一件最大的事！

這一天，尤其是護關的幾位太太們最高興，法藏寺的慧敏和慧光當家師更是熱烈的忙，沒有一個人，今天不是歡喜。

佛教要聞

臺北

本刊發行人東初法師，於三十九年臘月閉般若關於新北投法藏寺，現已三年屆滿，於舊曆初六日請智光老法師開關，到有法師師友學生信徒三百餘人，盛況熱烈，詳情見「東初法師出關記」。

又悉：十普寺白聖法師自開講妙華蓮華經以來，曆時六十八日，已於去年十二月十三日圓滿。法師講經圓滿時，發心皈依三寶者數十人，聽眾均是皆大歡喜！

又悉：善導寺護法會為弘揚淨土，於國曆十二月十六日起至二十二日止，修建佛七法會，恭請章嘉大師及印順法師主壇。每日六支香，誦彌陀經繞念佛號，第二和第六支香由印順法師講修持淨土法門法要，連日參加者均有百餘人。

澎湖

自由中國佛教各縣支會在中國佛教會指導之下，近來紛紛成立。月來此間經郭自得、郭石頭、樓永譽積極向有關方面籌劃，已於本年元月三日開成立大會，到有中佛會代表煮雲法師，省分會宋理事長，李縣長玉林，以及會員數百人，討論議案及章程後，選舉理監事，開票結果，郭石頭、郭有得、樓永譽等當選理事。廣慈法師當選為理事長。按廣慈法師本為中佛會理事，為外省籍當選本省佛支會理事長之第一人，此間佛教信眾均喜領導得人。

也。

苗栗

苗栗縣佛教支會經過數度籌備，終於四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時開成立大會，是日到有中國佛教會理事星雲法師，省分會宋理事長，民政局徐德局長等列席指導，會員代表九十餘人。假縣議會禮堂開會，行禮如儀後，首由臨時主席劉傳村縣議員報告成立經過，再由中國佛教會代表星雲法師及分會宋理事長訓詞，討論章程及議案多起。下午選舉理監事，開票手續完成後，黃光榮當選理事長，真源、劉傳村當選常務理事。李光明、謝肇香、賴顯炳、澎達珍、謝達舉、臺北民本電臺每早七時零五分依照下列節目播出週率一二二四十週

中國佛教會主辦			
佛學講座			
名人播講	每週	星期	時間
星期一	經論講解	星期二	佛敎故事
星期三	婦女講座	星期四	佛法淺說
星期五	特約演講	星期六	佛敎音樂

彰化國聲高雄鳳鳴兩電臺節目時間均依舊

臺中

吳真育當選理事，黃達芬當選常務監事，黃真勉、紀萬春當選為監事云。臺中寶善寺大殿落成，於四十九天大法會，先後恭請星雲法師、白聖法師，蒞中講經，開該寺大殿已於四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舉行落成典禮，白聖法師講地藏經則於本年元月八日圓滿。

茲聘請

慈聘請 恕不一一稱呼
達善、眼淨、施性統、劉勝覺勝進等法師居士為本社社董。
慈航、明嚴、趙茂林、周子慎、吳月珍等法師居士為社務委員。
默如、心悟、道安、演培、成一、煮雲、廣慈、心然、融熙、中觀、自立、幻生、妙峰、念生、唐湘清、蘇郁園、程觀心、江清水等法師居士為編輯委員。摩迦法師為本刊主編。
瑞今法師為菲律賓分社主任，妙義法師為南洋分社主任。

人生雜誌社謹啓

親愛的讀者們！

這是一年之始，你假若尚未訂閱本刊，請你訂閱；若是期滿，請你繼續訂閱。你也增長了智慧，本刊也將獲得你的支持，功德無量！

人生月刊

佛曆二五二七年元月十日出版
中華民國四十四年

社長：南

發行人：東

主編：摩

發行所：人生雜誌社

國內分社：臺灣南部分社

主任：煮雲

地址：高雄縣鳳山佛教蓮社

國外分社：菲律賓分社

主任：瑞今

地址：No. 1074, NAURA STREET, MANILA

國外分社：南洋分社

主任：妙義

地址：檳城極樂寺

訂價	
年	全
本省臺幣	貳陸元
海外非幣	陸元
港幣	拾貳元

本期零售壹幣二元五角

內政部登記證警台字第四五號
臺灣郵政登記證為第一類新聞紙二〇九號

本刊各地郵局「八二五五」賬號
臺灣雜誌協會會員